

東亞
公論



沈叔之 吳覺農 編譯

日本人民對東北事件之公論

一九三二年一月月初版

實價六角

▲本書內容▼

自九一八事件發生之後，所謂日本人民，都是如醉如狂地歡呼着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成功，自然不會再有什麼公道話了！然而在事實上，這次日本帝國主義的侵佔東北，無非爲其國內極少數的資產階級謀出路，對於工農大眾，是絲毫不會給與任何的利益的。雖然日本政府，極度在其國內造謠，而且一方把比較守正不阿的言論機關，查禁封閉，或削除其一部分的文字，而本書却能搜集出一部日本人公論來——當然在蒐集時，曾費去了不少的時間和精力——這集子裏把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東北的各方面真實地描寫着；想在中國實現其積極政策的陰謀，詳細的解剖着。這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自白狀，也是聲討資本主義者的檄文。

黎 明 書 局

代售處
上海
各省
書坊

總發行所
上海
四馬路
中市

總批發所
上海
成都
大德里

卷頭語

(一)自從九一八事件發生以來，我們在徬徨歧路中，還希望着世界爲維護正義和平計，代中國說幾句公道話，但是這幾個月來的經過，一鼻孔出氣的幾個資本主義國家，也都被日本帝國主義的淫威屈服了。甚至連歐美各國的輿論，大多數也不能仗義執言，對於暴日作一有力的正當公平的裁判。

(二)其實，第三者說的話，未始不夾雜着他們爲自己立場或爲自己利益的片斷，即使有許多公論，也不能折服對方的暴舉。所以我們嘗把日本的言論來加以檢視，從這裏可以發見日本對華侵略的種種步驟，可以發見日本人民對其本國的正當態度；而且從日本人的自己批評，比較我們的情感，在激昂中的情感的判斷，也必定清楚得多了。

(三)不幸得很，一般的日本資本主義走狗以及政府軍閥等的御用雜誌報紙等一切言論機關，

已被軍國主義帝國主義所朦朧，都在狂吠着而且慶賀着侵略政策的成功。卽偶而有幾種自由主義及反帝國主義的主持正義的言論機關，說幾句公道話，不是被其全部禁止發行，便將中間重要的文字，概行抹去——自十一月以後，甚至連極平常的正當的批評，也一律禁止了。

(一)這裏所收的十幾篇，有許多是未經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政府機關的檢查，故還能保存其本來的真面目。雖有幾篇，曾被抹殺幾段，也曾設法補充，或加以更正。在這裏可以代表日本的學者，自由主義者，勞動者，反帝國主義者的幾種公正的議論。如第一，十一，十二各篇，都是無產階級與反帝國主義者的意見，是最痛快最徹底值得我們無限的敬意的。

(二)上海世界語學會，給我們的『幾個正直日本人的忠實話』令人讀了非常的感動，雖然不是什麼長篇大文。據該會報告，發出的信件有二千多封，正式回答的不過十封，而半數又是擁扶帝國主義的侵略行爲的。這裏，便可知日本人的心！但我們得把這幾封收在這集子裏，就更感到了珍貴了。

(三)第三篇似乎很溫和，但他是中央公論的卷頭語，把他採入了。第四五六等三篇，說明日帝國

主義國內的不安，在滿蒙的地位，及針對列強對華態度立論，實為明瞭此次事變的重要知識。第九篇說明日本汎繫主義的發展與幣原外交的屈服。第七八兩篇，曾載上海申報，亦頗為國人所傳誦，惟未加改譯，儘這樣收編了。

(一)再，本書每篇篇首，都有很簡單的撮要，使讀者於未讀以先，可以明瞭全篇的大意，雖然過於單簡，未能把其中的總的意見，完全介紹出來。

(二)最後，本書的出版，應該感謝胡愈之先生介紹世界語學會的通訊，吳頌臯侯厚培兩先生的允在黎明出版。

編者

日本人民對東北事件公論目次

卷頭語

- 一、日本帝國主義併吞滿洲的陰謀……………一
- 二、幾個正直的日本人的忠實話……………四四
- 三、關於滿蒙問題的反省……………四九
- 四、東三省與日本帝國主義……………五二
- 五、列強在滿蒙的經濟競爭……………六三
- 六、東北事變與列國的對華政策……………八〇
- 七、滿洲問題之國際化……………一一三
- 八、滿洲事變與國際聯盟……………一二二

- 九、強行軍部與幣原外交……………一二八
- 十、挑戰者——日本……………一四一
- 十一、擊退日本帝國主義的滿蒙侵略……………一四五
- 十二、滿蒙侵略絕對反對……………一四九

日本帝國主義併吞滿洲的陰謀

池田一郎

本篇揭露日本帝國主義併吞滿洲的陰謀，源源本本，詳盡無遺。說明日本侵略滿洲，不僅為經濟的，且有政治的及軍事的作用。一方使滿蒙的完全殖民地化，一方且為防止蘇俄及中國革命運動的發展。關於日本帝國主義支配東省本來已早在其掌握之中，描寫得淋漓盡致。指摘所謂權益，生命線以及懸案的黑幕，觀察滿蒙在世界政治經濟上的地位，批評得尤為痛快。真是不厭百回讀的快著！

一 序言

日本陸軍的某聯隊從飛行機上分散了向民衆申訴的傳單，說「覺醒國防！擁護權益！」

日帝國主義併吞滿洲的陰謀

自從分散了這種傳單之後不多幾日，日本兵便攻擊滿州，屠殺了許多的中國民衆。

第一使我們疑問的，這次戰爭的挑戰者是那個？當然，我們知道挑戰者是日本，可是在日本之內，挑戰者究竟是那一個階級呢？

最簡單明瞭地容易知道的，就是這一次戰爭不是日本的勞動者農民所希望而開始。不論那兒的農民組合（農民協會），不論那兒的勞動組合（工會），不論什麼工場的工人，都不曾提議過對滿州打仗。不論你踏破了鉄鞋，這樣的工人是一個也找不到的。

可是，被拉去打仗的兵士，大部分不都是勞動者和農民出身的嗎？同時，担负軍費的，不都是納稅的工人和農民嗎？是啊，對於這種戰爭的真相，我們非明白地知道不可。我們並不希望，可是打仗却和我們工農有了深切的利害關係。這種關係究竟怎樣，我們在此非研究不可。

在戰爭勃發之前很久，從去年年底，各種報紙上已經反覆地登載了在滿洲的日本人權益被中國蔑視而瀕于危險的報道。這是真的嗎？這種所謂權益是什麼？這種權益和工農自身有什麼關係？

據說，這次戰爭的原因，是爲着擁護這種的權益。那麼，從日本工農大衆的立場着想，這種戰爭究

竟是有好處的呢？還是相反的有害處的呢？我想，這一點大家都是想知道的。

尤其，這一次戰爭，不會簡單地終了。這次戰爭，快要擴大到非動員全國國民不可一般的世界大戰。因為這次戰爭，從來的日美關係將會變成更加急迫，現在，可以說是日美戰爭在什麼時候都有勃發的危險。

還有一件更重要的，就是這次主張打仗的日本資本家地主政府，還在進行着對在滿州隣接的蘇維埃俄國的挑戰。

諸位在滿州戰爭開始的時候，不是常在報上看見什麼哈爾濱日本人危險一般的話嗎？哈爾濱是在中國和蘇聯合辦的中東鐵路沿線的一個重要的城市。那兒有許多蘇聯人，日本人和蘇聯的領事館。可是這樣地報告的當時，哈爾濱實際上並沒有任何的危險。

不過在報紙上，這樣的「危險」確是宣傳得非常的利害。這究竟爲着什麼？這，全是日本軍閥捏造出來的新聞，也就表示了他們企圖一鼓作氣地和蘇聯衝突的決心。因為軍閥們早已計畫了哈爾濱的奪取，所以事先非得先做一點可以當作口實的宣傳不可。

但是，蘇聯政府的和平政策，他們偉大的實力和各國無產階級的強力的擁護，使日本一時的中止了對蘇聯的獨力的挑戰。可是列強——尤其是日本的對蘇聯的挑戰，並不會絲毫的下火，完全反對，他們先要占領了滿州，方才能夠將他們的野心整個的對付西伯利亞和蘇聯。

我們可以有力地斷言——

這種日本資本家地主政府的對蘇聯的攻擊，在工農大眾的經濟上政治上一定要招致非常的危險！

在諸位的生活前面，現在就等待着這樣的危險。所謂滿州問題，不僅資產階級，在我們勞動者農民，也是目前最重大的問題。

我們應該知道這事件的真相，知道了之後，才能和這種危險爭鬥，而使這種危險轉變成勝利的烽火。

二 滿州特殊權益是什麼

滿州的特殊權益是什麼？第一就該提出一個問題。就是：

『掌握滿州政權的支配者是誰？從前是誰？現在是誰？』

對於這種質問，怕沒有人再回答現在的支配者是張學良了吧。自從九月十八的戰爭之後，無疑的奉天軍人張學良已經完全的喪失了他的支配權了。

可是，在九月戰爭之前，滿州的真真的支配者也不是張學良和其他的中國人。

你們知道嗎？在滿洲，日本駐屯了和所謂滿洲王的張學良的軍隊不能比擬一般優勢的軍隊。滿洲軍事上的支配權，實質上早已不掌握在張學良而掌握在日本軍閥的手裏了。

九月十八日的日本兵的軍事行動，完全的說明了這樣的真相。不到一晝夜工夫，日本兵差不多已經占領了滿洲的全體。而且，從內地並不會開拔軍隊。要解決滿洲軍隊，經常駐在滿洲的關東軍已經充分勝任的了。

對於這種真相，我們應該怎樣觀察？

當然，除出資本家和他們的走狗之外，誰也不去歡喜這種日本軍的『勇敢』。對於擁護工農利

益的，革命軍的勝利，我們才真的感到欣喜，對於爲着維持帝國主義資本家的利益而戰爭的軍隊的勝利，我們是祇會對他們吐一口輕蔑的唾沫的。看吧！日本軍屠殺了多數無罪的中國平民，死傷了幾十個日本的兵士。這是什麼「名譽的」戰死啊？

那麼，從這種日本軍的勝利，我們可以知道些什麼？

不是別的，而祇是滿洲真真支配者從來就是日本帝國主義者這件事實。和朝鮮台灣相仿，日本帝國主義在滿洲殖民地支配着強大的權力。換句話講，平常不斷地榨取和彈壓我們的日本資本家階級，在滿洲也早已擴大了他們的魔手，壓迫着幾千萬的滿洲的工人農民，而使滿洲的土地變成了半殖民地的地位。

可以不必重複地講，在滿洲的四萬日本軍隊掌握着滿洲實權，並不在這次事變之後。這種實力和實權，已經掌權得很久。這就是在滿洲日本資本營業的前驅。

祇是在九月「戰爭」之前，日本軍並不怎樣露面。在表面，還是擁有三十萬軍隊的滿洲當局。這種滿洲軍實際上和南京政府沒有隸屬的關係。他們一方面聽從着日本的支配，他方面擁護着滿洲土

着資本家的利益。對於這種軍隊的性能，在『中國問題講話』上說：

「這種軍隊的職分，以其說是保護滿洲土着地主及資本家的利益，不如說是擁護着日本的「特殊地位」。……從張作霖以來，日本供給了許多武器，張學良執政之後，還從日本購買許多的飛機。最有趣的，就是這些飛機，都隨附着日本的現任軍官。當然，這種事實並不限于飛行機一部。從二十一條以來，條約上規定了滿洲軍非用日本軍人的顧問不可。因此，以「戰爭技師」有名于全世界的日本陸軍軍人，很多現任的派遣在滿洲軍隊裏面。這些顧問在滿洲軍服從日本帝國主義而維持日本特權的那種條件之下，對滿洲軍給與軍事上的指導，一旦滿洲軍有了和上述條件反對的時候，他們便要連帶武器地復歸日本。事實上，祇要日本的軍事指導者歸國，張學良便會喪失了支配滿洲的力量。換句話，滿洲軍事勢力的鎖鑰，完全捏在日本帝國主義的手裏。」（上述書第二五八頁）

這兒，可以不必再加贅累的說明，因為事實已經替我們說得非常的清楚。可是所謂軍事權力，決不是本身的地單獨。一定的軍隊，都有他各別的階級的基礎。……所以滿洲軍事上的支配，決不會忘

却了他們的主人。這個主人就是指揮着經濟和現代社會的「資本」。那麼，日本的「資本」如何的支配了滿洲呢？以下應該簡單地說明一下。

最容易明白的實例，就是在滿洲全鐵路裏面，日本資本的鐵路完全的占有了支配的地位。就是在滿洲全鐵路中間，日本公然經營的和名目上中日合辦而實際上日本支配的鐵路合計起來，占有滿洲鐵道全哩數的百分之三十八強。此外，蘇聯與中國合辦的中東鐵路占有百分之二十八強。滿洲土着資本的鐵路，祇有百分之三十二。而實際勢力，還不到這百分之三十二的。

因為，成爲滿洲經濟中心地的都市，差不多全以南滿洲鐵路爲中心，中國土着資本鐵路，決不能侵入這種中心勢力之內。現在滿洲物品，差不多全由大連輸出，其他，還沒有有力的海港。所以，重要輸出品實際上都非經過滿鐵的輸送不可。現在的中國鐵路，實際上祇不過是替日本鐵路貫輸養分的支線罷了。

日本用這種鐵路的獨占和資本的勢力，支配了滿洲的物價，左右了滿洲的經濟。如此，在鐵路上的日本的支配地位，就形成了在滿洲的日本的政治經濟支配之動脈，而遂行着強大的任務。

指揮着所謂鐵路支配這種動脈的日本權力之實體，就是在滿的巨大的日本資本在滿洲投資了的十四萬萬日金以上的日本資本，我們很可以想像他具有如何利害的力量。將這種資本大概的比擬一下，我們可以知道：在日本資本主義裏面最大的金融資本，被叫做三井王國的三井一族資本總數，共計七萬萬圓日金，在滿洲的日本資本，最少也有三井金融資本的一倍。滿洲中國人資本的不能和他抵抗，這是非常該當的事情。這的確可以支配滿洲。美國資本，在滿洲祇有一萬萬圓光景。

而且，這種十四萬萬圓的數字，這是根據着滿鐵的調查。最近朝日新聞所載，日本資本總額已經超過十五萬萬圓了。（九月二十三日）

這種巨額的資本侵進了滿洲的銀行鑛山，而掌握了滿洲最主要的實權。滿洲產煤額的百分之八十，全從日本資本經營的撫順炭田和本溪河炭田採掘出來。鐵生產的每年二十九萬噸，全部掌在日本人手裏。此外，在滿洲發電能力的百分之八十三、五，全在日本資本的支配下面。這些勢力合併起來，鞏固着日本的支配的地位，現在，連滿洲農產物的價格，也全由日本資本左右的了。

因此，多數滿洲的地主，勢所必然的非成爲日本人的走狗不可。還有，在中國人和日本人買賣之

間，還介在着一種榨取中間利益的中國人買辦。買辦當然要有相當的資本，因此這種買辦的大半都是滿州的地主。

以買辦和中國地主為基礎，而在日本援助之下掌握政權的，就是張作霖以來的滿州軍閥。日本的資本家們握住了滿州產業的根幹，不斷的吸吮着滿州工農大眾的膏血，在這種榨取中間，中國地主軍閥得到一點餘瀝，而漸次的肥胖起來。

這，就是日俄戰爭以來數十年間日本帝國主義支配滿州的經緯。這也就是他們所說的所謂「日本特殊權益」的實體。

就是資產階級們所說的「滿州權益」和「日本的特殊權利」，從勞動者農民的正當的立場看來，正說明了滿州的決定的支配權掌握在帝國主義日本的手裏。也就是說明了日本的資本在滿州確占着支配的地位。更正確的講，滿州，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半殖民地。

我們說，滿州是日本的半殖民地，換言之，滿州的決定的支配者是日本帝國主義，但是滿州還不是和台灣朝鮮同樣是完全的殖民地。在此，就是理解今日的滿州問題的關鍵。

在台灣朝鮮，日本也曾出了許多次數的兵。出兵的對方，老是革命的民衆。老是決定的和日本帝國主義反抗的大衆的勢力。朝鮮有名的萬歲事件，台灣霧社的暴動事件，都是這樣的適例。

可是這次出兵的直接的對手，都是早已操縱在日本掌握之下的張學良的軍隊。張學良經過了那樣的創痛之後，還是命令部下不要抵抗，甚至于禁止了北平一帶的反日運動。被打被踢之後還是不能忘記自己走狗身分的，就是現在的東三省的軍人。

那麼，日本爲什麼要和這樣的對手開仗呢？那麼我們祇能回答，日本要將這種「半殖民地」成爲他的『全殖民地』啊！

這樣問題的大體已經可以明瞭。所謂半殖民地，就是說土着勢力還有相當的獨立性。

譬如說，張學良是滿州第一個大地主。他有自己的銀行，自己開的工廠。老實說，他是強烈地帶有封建特徵的小金融資本家，他是殖民地型的地主兼金融資本家。當然，這種權力還是不能和日本比較一般的微弱。可是他有自己的廣大的土地，他能直接的支配着廣大的勞苦的羣衆。就是說，在滿州，這種土着資本雖則勢力不大，可是他還是維持着獨立的勢力。

從日本帝國主義這一面講，日本還不會直接地支配着滿州的土地。在完全殖民地的時候不論對於台灣，對於朝鮮，在它殖民地化的第一着，就是土地全部的奪取。因此，那兒的大地主已經是日本人，而不是土着的民衆。同時，支配勤勞民衆的，也不是台灣人、朝鮮人，而是日本帝國主義的總督！在滿洲，問題就有多少的不同。土地不在日本人手裏，而在土著勢力的下面。

在此，日本處心積慮的想將這種半殖民地成爲完全的殖民地。滿州的完全殖民地化，這是日本帝國主義絕對不能更改的一貫的根本政策。在此，從他們吃得油光光的嘴巴裏面講出來的，就是上面所說的「特殊權益的擁護」。

那麼，爲什麼日本帝國主義要這樣執拗地企圖滿州的完全殖民地化呢？借他們的口吻來說，因爲滿州是日本資本主義的「生命線」的原故。爲着理解這一點，我們該將滿州在世界政治經濟上的位置說明一下才好。

三 世界政治經上的滿州的重要性

讀者或許不會想到，滿州是非常廣漠的土地。實在，這是非常的廣大。在『中國問題講話』上說，滿州面積約占日本內地的三倍左右。（同書一四七頁。）正確的名稱，包含者遼寧省，吉林省，黑龍江省，和熱河省。

在不久之前，這塊廣漠的土地還是中國之內的經濟的落後的場所。在中國歷史上，也都以長江黃河流域爲中心，多山而寒冷的滿州，從來就被人看作荒僻的所在。

直到資本主義在歐州繁昌而侵入東洋的時候，和中部中國及日本比較起來，滿州依舊是商品市場的價值貧弱，而很少世界重要性的所在。所以，在這落後的滿州，從資本主義權力的立場看來，滿州土着的政治勢力，可以說是和沒有一樣，在清朝末年連中國本部都不能強力地支配的時代，滿州實在是一塊列強假使認真地要求，那是什麼時候都可以獲得的無權力地帶的土地。

可是自資本主義發達而走進帝國主義的時代（一八〇〇年代的末葉）滿州的重要性有了很激烈的改變。農業國家的清朝所看作沒有用處的滿州的山地，這時已經變成了資本主義列強的重視的原料的產地。鐵和煤，這是近代社會最重要的原料。滿州呢，恰巧無盡藏地包藏着這樣的原料。

尤其是煤炭，在美國政府所刊行的商業辭典裏面簡單說，滿洲全體，是一片渺茫無盡的炭層！

對於這種煤鐵最羨望的，就是當然正從封建國家變形到資本主義國家的日本。資本主義日本，立刻樹立了侵略滿蒙的國策。可是在日本侵入之前，滿洲已經侵入了帝政俄羅斯的勢力，這兩種勢力的衝突，誰都知道的就是日俄之戰。

日本戰勝了俄國，於是日本承繼了俄羅斯的權益。就是說，滿洲從一國強國賣給了其他的一個強國。帝政俄羅斯想要併吞滿洲，可是因為和日本衝突而不曾成功。因此，在起初，滿洲因為日俄戰爭的結果，一時的逃過了變成俄國殖民地的運命。

但是，滿洲仍舊不曾被解放而走上獨立的道程。日本，很快的加緊了帝國比俄羅斯還要露骨的侵略。這時候，日本從俄國承繼了的權益（關東洲租借和滿鐵附屬地），直接的遂行了很大的任務。嘴裏怪好聽的講着九十九年租借而實質上早已變成完全占領的關東洲，包含着北中國最大的大連海口和重大的軍港旅順。同樣，叫做滿鐵附屬地而實際上占領了的滿鐵沿線土地，雖則面積不多，可是他的影響橫互了滿洲全體的重要都市。如此，有了立腳點的日本帝國主義的毒牙，更深更廣地

侵進了半殖民地滿洲的內地。

但是，日本承繼這種權益的當時，自己的資本主義力量和政治勢力都還相當的薄弱。一方面，英美法三國都是充分的注視着東洋，所以日本便沒有了處置朝鮮一般的機會。當時，美國曾經提出了收買滿鐵的提議。因為日美兩國互相地監視而不願給一方獨占，所以滿洲才能半殖民地的維持到現在。

絲毫不肯放鬆地企圖侵略滿洲的日本，盡着歐洲大戰的時候，搶火賊一般的對中國提出了有名的二十一條的強盜般的要求。二十一條的最重要的，大致如下：

- (一) 中國許可日本和德國雙方議定處分在中國的德國所有權和租借權。
- (二) 在滿洲及東部蒙古，日本有在設鐵道的優先權。
- (三) 在南滿洲，日本臣民爲着各種商工業，有商租土地之權。
- (四) 關於南滿洲的政治財政軍事警察，中國應雇用日本人爲顧問。
- (五) 日本在南滿洲有鑛山試掘權。

(六)由滿鐵供給建設資本六百五十萬元，中國委任滿鐵于三十年間經營吉長鐵道。

(七)關東洲租借地，南滿鐵道及安奉鐵道的期間，延長至九十九年。

對於這種條件，那是不論怎樣沒用的中國政府也就覺得有點難以答應。可是結果呢，日本用「不承認就打仗」的恐嚇手段，使中國政府沒法地答應了下去。

對於這種日本的侵略，以美國爲首班的列強常常提出了反對。這種反對力，譬如在一九一九年六月，美國上院議決了絕對反對日本處分山東的決議，於是經過了華盛頓會議，而將日本占領了的山東租借地交還了中國。

這種帝國主義列強的勢力衝突，——就是使滿洲到今天還是維持着半殖民地之運命的最大的理由。

一方，半殖民地滿洲在世界政治經濟上的重要性，自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却是不斷地加強。下面，舉出最主要的幾點：

(一)在戰後資本主義世界，中國全體的經濟的重要性增加，中國一部的滿洲，沒有中國本土

一樣的內戰人口增加，大戰之後，歐羅巴被列強明白地分割，加之戰爭使歐洲經濟衰弱，因之列強都想在滿洲增大他們的勢力。

(二)大戰終了時，和滿洲隣接的帝政俄羅斯變成了勞動者農民的國家，正像日本出兵西伯利亞一樣，列強都已準備了對蘇聯的攻擊。滿洲形成了這種反蘇聯戰線的一個東洋的樞紐。從東洋攻擊蘇聯，滿洲是絕對的軍事根據地。此外，蘇聯的經濟勢力也經過中東鐵道，漸次的伸張到滿洲，在此，滿洲變成了列強對蘇聯衝突的場所。

(三)戰後，日本在資本主義世界變成了第一級的帝國主義國家，在世界的政治上增加了他的重要，因之這種日本之『生命線』的滿洲，也同樣的增大了世界政治上的職分。

所謂滿洲是日本的生命線，這句話就表明了爲着日本帝國主義的生存，滿洲是絕對不能缺少的條件的意思！

使用了十五萬萬的資本，從滿洲獲得原料，販賣商品而得到的利益，可說真是和日本資產階級的生命相關係的事情。在原料裏面，沒有滿洲的煤鐵，日本帝國主義簡直不能存在。在這種經濟上的

重要性之外，日本支配了滿洲，同時還完成着在殖民地朝鮮外部樹立着同樣的權力之壁障的機能。滿洲的反動支配，可以阻止革命中國的潮流侵入朝鮮，同時，還能防止蘇聯的影響侵入殖民地裏面，東洋反動之盟主的日本，這樣的將滿洲當做了防止蘇聯影響侵入國內的第一道防線！

除出這種經濟上政治上的重要性之外，軍事上的重要性，更增加了這種『日本帝國主義之生命線』的特徵。在戰時，滿洲是日本帝國主義軍隊食糧供給的大本營。滿洲有很多很多的大豆，無數的高粱。這，就是充分的可以維持戰時日本軍的糧草。在歐州大戰的時候，德國之失敗是由于列國的經濟的封鎖，那麼從此我們不是很可以明白日本帝國主義爲什麼要這樣熱心地侵略滿洲的本意了嗎？尤其，日本內地和滿洲祇隔了一葦的海水，支配了滿洲，那麼滿洲和日本內地的連絡，差不多可以完全沒有不安的憂慮。因此，在政治上，經濟上，尤其是軍事上，滿洲，真的是日本帝國主義布爾喬亞奇一日不可無此君的生命線了！

在帝國主義日本看來，滿洲具備了上述一般重要的職分。再從世界的看來，滿洲也有上述一般的重要。因此，在世界帝國主義的立場說來——尤其是日本——滿洲是爭奪世界支配權的最中心

的根據地。準備着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個最大的旋渦，就在滿州的上面。同時，在世界革命的勢力看來，滿洲也是要從帝國主義的侵略保護蘇聯的一個最重要的營寨！在此，擔負着保護這種營寨的使命的，責任最重大的就是日本和中國的勞働者和農民。

四 完全殖民地化是日本的對滿根本政策

上面，我們已經從日本支配滿州的實情，和滿州在世界的地位，說明了滿州是日本的半殖民地。同時，還指摘了滿州的『完全殖民地化』是日本對滿的根本政策。

爲什麼非如此不可呢？這種理由，因爲上面已經講過，所以很簡單地可以知道。

滿州既然是日本帝國主義的生命線，同時在戰爭勃發的時候還有他決定的重大關係，那麼日本帝國主義爲着維護他的生命線，當然除出將滿州『完全殖民地化』之外，沒有第二條途徑。從帝國主義布爾喬亞奇的立場，在現在這種不是自由而祇是獨占的帝國主義世界，除出這樣之外，沒有保持帝國主義之生命的方法。在帝國主義列強看來，所謂『確保』生命，實在就是帝國主義支配的

「擴大和加強。」除出這般之外沒有半三不四的方法。殺，或者被殺。假使「完全殖民地化」的此路不通，那是維持半殖民地的地位也就沒有可能的了。

一般，資本假使不能積極的積蓄和擴大，實際上就是走上了喪失資本而沒落的過程。政治的場合，恰好和這一樣。

從這種帝國主義的鐵則想來，誰都知道半殖民地這種狀態，如何的爲帝國主義國家所不滿。尤其是現在這種世界恐慌深刻化而列強帝國主義對立着的時候，帝國主義者要求着非勝即敗的決鬪。在這種時候，半殖民地的土着資產階級，變成非常的沒有依靠。祇要土着的支配者還是一種獨立體的存在，那麼不論什麼時候，他們的支配都有讓給敵人的危險。在這種半殖民地狀態，帝國主義的獨立，是沒有充分確實的保證的。

日本的非實行這種政策不可，除出上述的政治的必要之外，當然還有他切迫的經濟的必要。在世界經濟恐慌開始之前，日本已經呻吟在第三期的不景氣裏面。資本的蓄積和擴大，已經變成無路可走。這種恐慌的唯一的出路——當然是除出滿州「完全殖民地化」之外沒有他法的了。

第一，將滿州的土地完全奪取，而擴大直接榨取的地盤——這就是他們的目標。

第二，併吞正在稍稍成長的滿州中國人資本的鐵路——這是他們的政策。

帝國主義者所說的中日懸案的本質，實際上祇有兩種，第一就是以滿州殖民地化爲出發點的衝突，第二就是進攻蘇聯的直接的準備政策。

據說，這樣的「懸案」共有三百多起，這三百多件懸案，也就如實地的說明了日本帝國主義如何的壓迫滿州土著勢力的歷史。

爲着具體的理解這種「懸案」的性質，現在先將最重要的幾種「懸案」說明一下。

(A) 土地商租權問題

土地商租權的成文的根據，就是有名的二十一條，在「關於南滿州及東蒙古的條約」第二條，有「爲着經營農業及建設各種工商業上的建築物，日本人得借用必要的土地。」一項。同條約附屬公文上要求着：「在上述商租文字，包含租期三十年，且得無條件地更新租約之意。」無條件更新，這就是事實上的土地所有權。「即使期限到了，不管對方中國人願否更新租約，日方可以不

經締結更新契約等等手續，不必另付代價，而當然地保持商租權的存在。（滿鐵調查課編「滿蒙要覽」第九二頁）設立這種條文的日本的意志，當然不單在擴大領有土地的範圍。在此，他們爲着企圖在上述一般半永久的有利條件之下，繼續的吸取以商租了的土地的基礎的特別利潤。這種要求，土着的地主當然感到很大的恐慌，更進一步，對於在產業上重要地點擴大日本生產這一點，民族資產階級全體當然的要取反對的立場。因此，被日本強迫地承認了這種商租權的舊北京政府，在締結條約之後一個月，就以大總統令發布了『懲辦國賊條律』，這種條律上面，註明了：『私與外人締結契約，妨碍國家權利，即以賣國論罪，處以死刑。』當然，締結商租條約總不能立刻處以死刑，所以在這兒採用了這種非常空漠的文字……當然，發布這種條律的原因，是由于因『五四運動』而起的由下向上的革命運動的反映，但是從此也就可以知道，對於這種日本的要求，民族資產階級和封建的地主階級，當時也曾表示了劇烈的反對。此後，日本雖則經過了不少的努力，可是日本資本的土地商租，差不多依舊不會實現。日本帝國主義，爲着緩和國內人口過剩，所以在滿州增加定着移民，也已經感到了關東州和滿鐵附屬地的狹小，而急于有擴大商租地的必要。

因此，急速地獲得這樣的土地，就是日本帝國主義這幾年來頻繁地議論着的重要政策的一項。

(B) 營業居住之自由權的問題

這也是二十一條上所規定了的權利。一看好像並不怎樣嚴重，但是企圖獲得這種權利的日本帝國主義，是要在收買原料，販賣商品的時候，免除中間土着民族資本家（買辦）的分肥，而在這一方面獨占他們的利潤。假使這種條約能夠完全履行，日本人能夠「自由」地居住往來，能夠「自由」地從事于各種的工商業務，那麼從來由土着資本家蒐集而轉賣給日本人的原料農產品（例如油製工業的大豆）的價格，可以顯著地低下，因之，利潤率可以提高，同時還能使競爭對手的土着資本家致命的衰弱。這也就是日本帝國主義在滿州的經濟的支配，可以成爲更強固的穩定……這種辦法，當然土着資本家不能贊同，一部分的地主階級，也因爲自己的利益被剝奪而表示了反對。因此，這一項也和(A)項同樣的不能實現。但是日本帝國主義却是從內的急切地被要求着有很快的具現這種由條約所確認的權利而解決市場和生產之矛盾的必要。因此，這一項也變成了對滿政策的主要的一項。

(C) 鐵路問題

這是日本帝國主義者具有最大關心的項目，也就是使他們「爲着打開局面而打定了重大之決心」的問題。可是在這兒第一應該注意的，就是他們併命地將這問題宣傳做「滿鐵之危機和對滿政策之致命傷」的原因。當然，這問題可以說是對滿政策的一個障礙，也可以說在經濟上對於滿鐵給了相當的打擊，但是將滿鐵一九三一年上半期非減配不可的原因完全歸到中國資本的鐵路網之完成身上，却是完全的虛構！這也就是帝國主義者要將問題的本質不使大家知道的意識的計畫。以下，要將所謂滿鐵並行線及包圍線的性質及其前途，簡單地說明一下：

(甲) 中國資本所經營的所謂「滿鐵並行線」

1. 打通線——從北寧線之一站打虎山至內蒙古的通遼，長一五六·三哩。
2. 瀋海線——從瀋陽到海龍的本線，及從中國站梅河口至西安的支線，共一四七哩。
3. 海吉線——從海龍至吉林，長一二七·五哩。
4. 開豐線——從開原到西豐的輕便鐵道，長四〇哩。

(乙)中國資本所經營的所謂「滿鐵包圍線」

5. 齊昂線——以昂昂溪到齊齊哈爾間的輕便鐵道八哩。
6. 呼海線——從哈爾濱對岸的松浦到海倫，長一三七哩。
7. 齊克線——從齊齊哈爾到克山，目下祇建至泰安，全線未完成。
8. 洮索線——從洮安到索倫，工事中，未成線。

資產階級的新聞雜誌那樣大吹大擂的所謂中國資本經營的「大規模」的並行線和包圍線，實際上祇此而已。他的哩數並行綫四七〇・八哩，加上包圍線，也祇六一五・八哩。這，在哩數上已經比不上滿鐵的七〇一・一哩，和實質上日本支配的鐵路（滿鐵之外的與日本合辦的借款築路）七六一・七哩比較起來，更是相形見絀。所以日本支配的鐵路合計起來，總哩數共計一四六二・八哩。

計 日本資本支配的鐵路

一四六二・八哩

中國資本支配的鐵路

六一五・八哩

哩數上不到日本一半的中國鐵路能夠這樣的威脅日本鐵路，這真是一件奇蹟？當然，哩數的相差不一定能夠決定實質勢力的優劣。在此，我們還該注意，中國資本的鐵路通過如何的產業地點，具有何種的基礎營業條件。但是，要和滿鐵『並行』，要將『滿鐵包圍』，那麼上述的甲乙兩項線路，必然的，非有相互的連繫不可。可是前述的各線，除出從奉天到吉林的瀋海線，海吉線形成一線之外，其他六線，全無連絡，那麼，這種矛盾從什麼地方產生出來的呢？這就是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意識的欺騙。就是在他們誇張地宣傳着的所謂並行線和包圍線中間，故意的將實質上日本資本經營的許多鐵道，例如吉長線，吉敦線，天圖線，鄭通線，四鄭線，鄭洮線，洮昂線等等，加在裏面。而且，上記的各鐵道，都是通過奧他，所以在將內地原料運到滿鐵沿線的產業地帶這一點，在日本帝國主義可以說是很有利的。

日本帝國主義張開嘴來，就是宣傳着什麼『因為中國並行線的完成而滿鐵收入大為減少，』可是這一點也是絕大的虛偽。一九三〇年度滿鐵貨物輸送噸數，和前年度比較起來，祇減少了百分之十九，（滿鐵調查課發行『滿蒙事情』一月二十五日所載）這比率在滿鐵企業全體的

收入減裏面所占的分量決不很大。因為滿鐵貨物的運費和前年度相同，祇有數量減少百分之十九，那麼收入減少也可以看做同樣的比例。據此，在日本國有鐵路也因為恐慌的影響而預計着收入非減少百分之二十不可的現在，百分之十九的減收，決不能說是怎樣的成績不好。而且，滿鐵外交理事木村交涉部長，也曾明言了：『現在並沒有悲觀的必要，』同時滿鐵調查課所發行的『滿蒙要覽』裏面，也曾承認着：『吉長吉敦兩線都是有力的滿鐵的培養線，』而且『因為瀋海線的完成，滿鐵當然要失去奉天及四平街以南各站的運費收入，但是因為這一線的開通，所以出貨興旺，因此充分的可以補償上述的損害。』所以我們可以知道，所謂並行線，對於滿鐵並沒重大的損害。

那麼，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地誇大宣傳呢？第一，被深刻的經濟恐慌和政治困難壓迫着的日本帝國主義，為着要緩和和這種壓迫及延長他們的壽命，不能不用準備戰爭這種積極的解決方法；因此，他們就要想出方法來遮蔽大衆耳目，使大家不注意這種絕對基本政策之具體化的滿州交通統系的整頓。第二，對於現在已經慢慢的形成了在某種程度可以妨礙日本帝國主義之前進的滿

州民族資本，在此非得加以法定的制禦不可。這就是他們一貫的侵略政策的表明，一方面也可以將滿鐵經營困難這種事實宣傳做超階級的「全國民利益的損害」而欺騙和防止國內的革命。

關於第一點，不問這次戰爭的對手是美國或者是蘇聯，具體的準備，第一步還是非完成滿蒙的鐵道網不可。在此，我們應該注意，他們嘴裏喊着「絕對反對」實際上不分晝夜的假手滿州當局，正在建築向蘇聯國境進發的路線，這就可以知道將要來到的帝國主義戰爭的終局的目的，究竟是在那裏！譬如既成的洮昂鐵道（日本資本）從滿鐵線路四平街出發，直接地連結到中東鐵路的昂昂溪站，更進一步的再從齊齊哈爾北進，經過克山，到達黑龍江國境的黑河，一方，直接可以進窺勃拘郭哀西青司克的線路，也已經造到泰安，而目下還在督促着未成的工作。再從昂昂溪西進，可以從滿州里直入西伯利亞平原，從昂昂溪東行，經哈爾濱可以直搗海參威；他方從現在已經完工了的從哈爾濱到海倫的線路向北進展，現在還在計畫可以直達蘇聯因諾根企夫斯加耶的鐵路。還有，從現在由日本資本運輸着的四洮線的洮南出發，經過索倫而達滿州里的鐵路，現在也在日夜的進行……這些計畫了的鐵路，沒有一條不是那在開發北滿產業這種美名之下，計畫的地

望着蘇聯的西伯利亞前進。這些鐵路中間，即使也有中國官方和民族資本經營的成分，但是祇要滿州事實上的支配者是日本帝國主義，那麼在必要的時候，這些「北進線」沒有一條不可以在一瞬間掌握到日本帝國主義手裏去的。

關於第二點，我們一看日本帝國主義對於鐵道問題的交涉，就可以露骨地看出他們的目的。所謂鐵路問題的眞眞的要求，祇是要將借款經營的中國鐵路，完全的移管到日本的支配下面。從前無担保地借出了的金錢，這時候提出了管理營業的新的担保。日本帝國主義看穿了中國鐵道目下因爲恐慌而陷于比日本鐵路更深刻的困難，一時決沒有償還資本的力量，所以就趁此機會的將一切借款築路完全的移管到日本的支配下面。所以，簡單地講，所謂鐵路懸案交涉，就是軍事的侵略主義的要求。他方，也就是將滿州土著資本的勢力完全剷除，而使滿州完全變爲日本殖民地的帝國主義的攻擊。

以上，我們已經說明了所謂中日懸案的內容，從這裏，我們可以很明確地得到下列的結論：

日本帝國主義所說的中日懸案，不論那一項的本質，都是日本帝國主義以滿州完全殖民地化為前提的方策，其中，也就必然的包含着進攻蘇聯的直接的準備。就是所謂「懸案」第一是滿州殖民地化的問題，第二，進攻蘇聯的問題。

五 九月戰爭是為誰而打的仗？——誰的「權益」？誰的「生命線」？誰的「懸案」——？

為着完全的獨占滿州，為着根本的掃蕩民族勢力的獨立性，帝國主義除出打仗之外，不知道第二種方法。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午後十時三十分左右，常時由日本兵嚴重地守備着的柳條溝地方，突如的發生了滿鐵線路被中國兵破壞的奇蹟（?!）可是據中國新聞所報，十時二十分北大營已經受了日本兵的攻擊。

此後一小時，十八日下午十一時，北大營一部分被佔領，日本兵主力趨向奉天，翌日午前，將奉天

城完全占領。差不多和上述行動同一時刻，在滿州的日本軍全體動員，在戰爭開始之後不足十小時之內，日本軍完全的占領了安東、營口、牛莊、溝帮子、撫順等等，滿鐵沿線經濟的、軍事的、帶有重要性的一切的都市！

焚燒了無辜的中國人民的家屋，蹂躪了田畝，屠殺了無千無萬的中國人的生命，好容易逃出了性命的，現在都還是徬徨在餓死的境界。

在他們占領了的土地，立刻解除了中國軍隊和警察的武裝，占領了中國官署，襲擊了中國銀行，沒收了一切通貨。在此，日本帝國主義開始了殖民地化之第一步的軍政。日本人當了市長，加上幾個純粹的中國人的走狗，具體的開始了對中國民衆的直接的支配。這種支配，徹頭徹尾的是那刀和鎗的恐怖。

十九日多門中將在奉天發布的告示，最明白地說明了那時候的情景：「……凡危害日本人命財產者，不關一切的處以死刑。……凡舉行示威運動，集會及其他一切激昂人心之舉動，而企圖擾亂者，一律處以嚴重的處分。」

在奉天，土肥原大佐當了市長，在營口，任命了坪井大佐。其他一切重要官職，都由日本人占守。日本帝國主義的企圖，在這兒具體的實現。

十九日占領了長春的日本軍，更進一步的向吉林前進。廿二日，準備了多量的裝甲車輛，第一第二列車的軍隊，陸續的從中國的吉長鐵道裝運。一方，在朝鮮羅南的日本軍第二十師團，也很快的由會甯向間島前進。

爲什麼要占領這些地方，目的是很明瞭的。

日本帝國主義強奪了吉長鐵路（從吉林到長春）現在更進一步的想要自動的敷設以前屢次強迫奉天政府建築的吉會鐵路（從吉林到朝鮮北端的會寧）爲什麼？因爲吉會鐵路造好，從朝鮮的清津可以一直線的通到長春了。

不論爲着北滿殖民地化，或者爲着軍事上的必要，這條鐵路，是比南滿州的滿鐵有更重大的意義的。

吉會鐵路，現在在日本軍隊的監督之下，很快的開築。強奪了的吉長鐵路，日本軍逼逐了中國職

員，從滿鐵派去一百八十名社員，完全的變成了日本的所有。

從羅南向間島前進日本軍隊，在敷設鐵路之外，還有一件更重大的任務，這就是彈壓間島附近的革命的力量。最近，在這兒革命的勢力高漲，已經組織了許多的游擊軍隊。爲着彈壓這種革命勢力，隨時的開始了殘酷的屠殺。

和日本軍從長春沿吉長鐵道前進同時的，另外一隊方向相反地向着打通、洮昂、四洮的方向出發。瀋海鐵路，也很早的被日本兵占領。警備鐵路的中國軍警，無抵抗的被解除了武裝。鐵路的站長換了日本人和中國人的走狗，鄭家屯、洮南、打虎山等等重要車站，都高高的掛起了日本的國旗。

這樣，不久之前還是大聲的呼喊着什麼違反條約和脅迫滿州的平行線包圍線，現在是已經完全全的裝進日本帝國主義口袋裏面的了。

在此，我們非仔細地考察一下不可。

——這次戰爭究竟是爲着誰的利益的戰爭？

製造這次戰爭的主動者是日本現在的資產階級和地主的政府，所以惹起這次戰爭的是日本

國內的什麼階級，已經用不着多說已非常的明瞭。在這兒要注意的，就是我們應該堅決地反對他們胡說亂道地宣傳着的什麼「爲着全國民之利益而戰爭」的口號！

現在，他們對於戰爭的開始是由于中國兵破壞滿鐵線路這一件事，已經不很說起，起初，確是宣傳得非常起勁，可是日子漸漸的經過，這種完全的謊話已經沒人再肯相信。此後，在自己說了停止軍事行動之後（即最初衝突之後的二十天——十月八日）日本軍又用飛機炸破了在錦州的張學良政府。對於這一點，日本一般的報紙登得很少。因爲，在他們確是有點不好說話。總之，這次的事變全是計劃了的行動，全是企圖剝奪土著政權之獨立性的手段。

對於這種有計畫的對滿侵略戰爭，日本政府，軍部，一般言論機關，却是衆口同聲的將他叫做「擁護權益」「保守生命線」乃至「解決懸案」的合法行動！

可是，在這兒我們也很明白地知道：所謂「權益」就是在滿州的日本資本的支配，這是資產階級的權益，而決不是日本人大衆的好處。

在滿州全人口三省共計三千萬人左右之內，日本人不滿二十萬人。換句話講，一個在滿州の日

本人支配了一百五十個的中國人。當然，正確地講，滿州還不是完全的日本殖民地，所以不能這樣籠統地計算，但是這少數的日本人支配和榨取着大多數的中國人，却是絲毫無可懷疑的事實。而且，在這少數的日本人中間，差不多沒有一個真真的工人和農民，他們，不是企業家，就是企業的使用人和商人。

那麼，資本家在滿州得了好處，在國內的大眾究竟能否分到一點餘潤呢？我們可以說，在工農全體，決沒有絲毫的好處。我們現在的生活，最明白地對我們說明了榨取滿州，不能使我們的生活有到任何的改善。不僅如此，一到滿州打起仗來，我們不是強制地出去打仗，就是不管死活的加上各種各樣的捐稅。他們榨取了台灣，榨取了朝鮮，那些錢用到什麼地方去呢？朋友：他們將這些錢製造了軍器來殘殺人命，來彈壓日本國內的革命運動的！

戰爭的結果，一定要引起更大的戰爭，這就是加強了全日本無產大眾的支配，壓迫，和虐殺。現在帝國主義者所發起的打仗，完全是侵略的戰爭。這種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一定要二重三重的加強了對被壓迫大眾的權勢！

所謂「權益」、「生命線」、「懸案」都是他們的東西，這些也就是加強地壓迫我們的鐵鏈。爲着增加束縛自己的鎖鏈，我們還要替他們去打仗嗎？

其次，還有一個應該記得的問題，就是現在日本帝國主義者將這次戰爭講做權益的擁護，講做生命線的防守，而拚命的否定了他們自己的積極的攻勢。他們說，權益被侵害了，生命線被強奪了，所以非得防守不可。這種宣傳，一方面可以刺激資本家全體的侵略運動，他方面可以欺騙小資產階級和落後的大衆。尤其，他們假使不用什麼「擁護權益」和「防守」的口號，那些專門擔當欺騙民衆的社會民主主義者也會感到非常的困難的。

六 滿蒙獨立國的策動，和戰爭擴大的主要的方向

所謂樹立滿蒙獨立國的運動，是日本帝國主義用最狡猾的方法，來完成全滿州殖民地化的手段。

最近的御用報紙上面，每天的報告着滿蒙獨立運動的消息。九月二十九日的『朝日新聞』在

『東北各省相互呼應，滿蒙獨立運動進展』的大標題之下，寫着：

『在滿州，正在種種的計劃着和中國中央政府完全脫離關係的滿州獨立國的運動。其中最有力的一派，就是以袁金鎧于冲漢等爲主流的地方維持會。二十六日上午，這地方維持會決定了建立獨立國的具體的方法。先以遼寧省爲中心，確立中央的政治機關，派人至其他三省，使之先採取獨立的形態，三省獨立之後，立刻開始滿蒙獨立國的實現。』

『在吉林，已經以熙洽爲中心，組織了臨時政府。』

『在奉天，遼寧紳民時局解決座談會在二十八日議決了和蔣介石脫離開始，宣布奉天省的獨立。』

『在黑龍江，以哈爾濱爲中心，張景惠也在計劃着獨立的活動。』

又在三十日的『朝日新聞』登着：『呼倫貝爾蒙古青年黨，宣言蒙古獨立。』

這樣，御用新聞每天的宣傳着這樣的所謂獨立運動。有的說叫宣統廢帝來組織明光帝國，有的說要組織共和國家，也有的說關朝璽的四民臨時維持會正在進行這種的活動。可見祇要仔細一看，

就可以知道不論那一家御用報紙，都是故意的寫得好像這種運動和日本完全沒有關係。

對於這種獨立運動，南陸軍大臣也不十分出面，九月二十六日，對本莊關東軍司令官發出了下列的訓令：

「嚴禁日本人干預中國人的新政權樹立運動，及和此類似的政治活動。」同時，在九月廿九日閣議，若槻首相發表下述的談話：

「據說滿州的新政權樹立運動非常的活動，可是這是中國人所幹的運動，我國絕對不加干涉。日本政府，已經嚴令各方，不准參與這種活動。以前事實上不曾參與，今後也絕對的不准活動。」

那麼，真的和報紙所寫，和政府所講一般的和日本全沒關係嗎？假話！完完全全的假話！這才是企圖欺騙羣衆的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卑污的手段。

爲什麼？

上面已經說過，帝國主義想使滿州完全的殖民地化，有計畫地想從多年忠實于日本帝國主義的張學良手裏奪取最後的獨立性。張學良爲着保持這種政權，必然的引起了反抗，這兩者之間的衝

突，就是這次戰爭的原因。日本胡亂的打了一陣，搜刮了一切，將滿州完全的捏在自己手裏，滿布了軍政，具體化了滿州的直接支配，在這種時候——在日本的軍政下面，可以組織和日本完全沒有關係的國家——在對於多年忠實于日本的御用人，都不能容許的滿州，這樣的國家可以出現？那恐怕是三歲的小孩子也不肯相信的吧。——事實上，從日本帝國主義者自己嘴裏，也已經流露出這樣的消息來了。

例如參謀本部第一部長建川少將，在十月九日某大學演講關於滿州問題的時候，他說：

「在現在這種正在解決中日懸案的時候，滿州和中國本部，不能使之有政治的連繫，不應該斷然的使他分離。在此，和新產生的政權保持根本的親善，開發產業，給他們施行善政。」這一句話，明白的流露了日本帝國主義援助新獨立政府的本意。

那麼，對於這個滿州獨立國的問題，我們應該怎樣看呢？回答是很簡單的。日本帝國主義佔領了滿州之後，立刻開始了直接支配具體化的第一步的軍事支配。可是這種軍事支配，決不能永久的繼續下去。這不過是一時的方法。日本帝國主義可以和占領台灣當時完全同樣的派日本人政治家跑

去支配嗎？不行！爲什麼呢？第一，對立的國際帝國主義，尤其是美國英國，決不肯輕輕的放過；第二，滿州及中國全土的廣大羣衆，立刻就引起激烈的反抗；第三，在日本國內的勤勞大衆前面，這種戰爭的本質就會更明白地顯露。從這些理由，日本帝國主義決不肯愚蠢地站在這種反對的正面。他們一定要欺騙大家，和想出一種可以對相互對立的帝國主義者敷衍的鬼話。適合這種要求的，就是滿州獨立國的建設。這種『獨立國』才真是沒有一絲一毫『獨立性』的，日本帝國主義所操縱的傀儡。在這種傀儡上面任意的裝上一個人頭，日本御用新聞是決不會那樣大吹大擂的，他們要這樣的大吹大擂，原因是要在大衆前面隱蔽這種帝國主義侵略滿蒙的真相，這就是帝國主義者常用的可憎的手段！

這樣，我們就能知道在問題未會具體化之前，政府爲什麼就要那樣性急地聲明『我不知道，和我沒有關係』的玄妙了！

在此，爲着明瞭這種日本帝國主義之傀儡的，所謂滿州『獨立』政府究竟用怎樣的方法來創立，不妨舉出一個鮮明的例子：

『二十一日上午，日本軍由吉長鐵路從長春向吉林前進。傍晚六時，已抵吉林。此時熙洽恭率幕僚，郊迎數站。日本軍入城之後，即將各官署銀行占領，一宿之後，翌日上午師團長多門中將召喚熙洽，命他解除中國軍隊的武裝。熙洽命令自己部下，出城解除中國軍隊武器，但這一天不曾解除了。多門命令本以二十三日正午爲限，熙洽屆時將武裝完全備好，入見多門。但多門一見熙洽，即大聲呼斥，云：命汝所辦各事，沒有一件辦好，鎗枝數目，也不符合，限定時間亦已過卯。本當重懲，現姑從寬給汝兩個條件，如能承認，當可免罪。說畢，多門匆匆出外，一小時後，多門重來，熙洽被迫，當將條件承認。二十五日，熙洽召集各法團開會，突然指出解散省府，改組臨時政府。當時會場，由日本軍嚴重把守，因此參加者皆默無一言。此晚，即發出了以熙洽署名的獨立臨時政府的布告……』（吉林大學教授胡體乾談，十月二日大公報所載。）

所謂獨立政府的本體，大致如此！

從此，我們可以知道這次對滿戰爭的直接目的，是在可憎的欺騙手段之下強行的滿州全土的完全殖民地化！

這兒問題還要發展下去。這就是現在在日本強行着的目的，還不限定于滿州的完全殖民地化，戰爭的目標，起初就已經對準了蘇維埃俄國。現在在他們占領了滿州之後，那麼對蘇聯挑戰，已經形成了他們直接的主要標的。

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的發展，使一切帝國主義者感到了空前的恐怖。非將這個他們所憎惡和仇視的蘇聯打倒，他們是永遠也不能高枕安臥的了。

十九日占領了寬城子和長春的日本軍隊，很快的攻擊了寬城子的中東鐵道的車站。那兒，將中俄兩國的職員，完全抓去。

爲着擴大對蘇俄攻擊的目標，他們造出了各種各樣的謠言。譬如：

哈爾濱留居日人突然的陷于危險，各處均有炸彈投下（朝日新聞九月二十二日）。

駐在滿州里蘇聯領事爲維持中東鐵路治安，對於中國提議由蘇聯借與三千名的俄國軍隊（滿州日報，九月二十五日）。

俄國政府密謀攫取中東鐵路，已經採用了多數赤系俄人（滿州日報，九月二十五日）。

中東鐵路將貨車集中東西兩國國境，理由與目的不明（滿州日報，九月二十八日）。這樣的謠言，不斷的製造出來。于是，在二十二日，日本兵開始了哈爾濱的攻擊。這，才是對蘇聯的直接的挑戰。

這一次的戰爭，一貫的在反蘇俄的性質之下進行。在此，我們就可以理解對於這次事變，美國爲什麼這樣寬容的不出來講話！

帝國主義國家，雖則各自的爭奪着反蘇俄戰線的領導權，但是對於日本的這種促進和加強反蘇俄戰線的戰爭行爲，還是表示着相當程度的贊同。在此，也可以說日本這一次的侵略行爲，是在國際帝國主義擁護和默契之下所進行。國際聯盟，恐怕日本幹得過火，可是對於日本擔當起反俄戰線之應用這件事實的本質，却是根本地贊成着的。

由上所述，我們已經明白這次對滿州侵略戰爭，和日本勤勞大衆有何等嚴重的利害關係。對於這種加強滿州殖民地榨取和彈壓日本革命運動的戰爭，我們非起來和他劇烈的鬥爭不可。

反對對滿侵略戰爭！

保護中國革命！

（普羅科學雜誌十一月號原名今日的滿洲問題）

幾個正直日本人的忠實話

自東北事件發生後，上海世界語學會，用世界語擬發問語數千紙，分寄日本的世界語同志，其中的問題爲：凡一切正直的日本人，請答以下之問題（一）你對於日本帝國主義在滿洲的軍事佔領及轟擊中國都市，屠殺民衆，是否表示贊成？意見如何？（二）當此日本統治階級轟擊屠殺中國民衆的時候，中日兩國民衆的友誼，尙有維持之可能否乎？（三）如你不贊同日本政府之行動，則將反對之否？並以何法反對？結果收到了十封信，其中五封是破口詈罵，五封則表示同情，現在錄幾封正直的回答如下，以見一斑。

一 各國被壓迫大眾是無理由敵對的

上海一日本人

（一）我以為爲這事件的發生，乃日本帝國主義的陰謀。意欲把持及擴大其所謂「滿蒙特權」，我並不同意於他們的軍閥行爲。反日運動的自身是正當的，但當他爲中國的買辦資產階級所領導時，

就失却其正當性。

(二)中日民衆間的友誼的繼續，並非絕對不可能，雖然因為兩國民衆的缺乏國際觀念而感到困難。本來，各國被壓迫民衆，是沒有理由可以相互地敵對的。

(三)所以爲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底軍閥行爲的鬥爭，只有以日本中國及全世界上被壓迫大衆的羣衆鬥爭以赴之，方克有濟。國際聯盟及凱洛格非戰公約，決不能阻止戰爭。

二 我們反對戰爭這是日帝國主義幹的事

上海日人佐藤

(一)來信及問題紙均收到，惟以諸事紛紜，不能卽復爲歉。鄙意滿洲事件並非個人之事，卽並非中國國民及日本國民之事。中日國民並不會爲個人之憎惡，敵意而相戰爭。我們須明白，此事是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的事，而必演進以至帝國主義。

(二)所以可以說這是日本帝國主義國家爲自己主義而幹出的。然而我且不談此事。我們世界語學者反對一切戰爭行爲，無意識地自行互相殘殺。

(三)我不能詳細答復，歉歉，因為滿洲事件太複雜而重要了……

三 打倒了資本主義世界才有真的和平

日本佐藤女士

(一)這是最可恥的醜行，自然我如一般覺悟的日本人一樣，不贊同這種行爲。

(二)中日民衆間感情，不能繼續。民衆應該覺悟，而明白各國勞動階級的志趣，乃團結得很鞏固，不能分離。勞動階級的互相殘殺，乃係自殺。

(三)目前惟一的方法，在施行壓迫的資本主義的政府，及愛國的沉繫主義者之下，向青年宣傳打倒資本主義，使他們明白應該和這種公敵及各國資本家反抗。

宣傳主義，爲資本主義打倒而努力，祇有這樣，世界上纔能得到真真的和平。

四 工農大家携手打倒布爾喬帝國主義

學生石田義則

東京市外中野町櫻山十一小柳方

(一)這是日本布爾喬的帝國主義所做的事，他們要借此佔據滿洲，而與蘇維埃戰爭，自然我們應打倒這布爾喬的黨徒。

(二)中日工農間的友誼，應超越各該國布爾喬叛謀之上而自取憎進之法。不顧強烈的壓力，我們友誼須日趨堅固而建設蘇維埃。

(三)惟有農工的抗戰，可以打倒布爾喬的帝國主義。

我們携手大家奮鬥！

五 以積極的奮鬥來反抗兩國的資本主義

台灣勞動世界語學者聯合會

讀來信，呼吸爲之窒促。然而我們以爲中日兩國的勞動階級間的關係，不致於因此而壞，反之，我們應該聯結。以積極的奮鬥反抗兩國的資本主義者。下面是我們的答案。

(一)我們不贊成。

幾個演說日本人的忠實話

- (二)這是兩國資本主義做成的。但中國日本勞動階級間的友誼，仍能繼續維持。
- (三)我們(指中日兩國譯者)仍須積極對本國資本主義者反抗。

六 這是很悲鬱的我們沒有自由

台灣世界語協會

- (一)我們自然不贊成。
- (二)我們以為，假使你們所說的是實在的事，那末，兩國民衆間的友誼不能維持了。
- (三)這是很悲鬱的，我們沒有自由。

關於滿蒙問題的反省

中央公論社

本篇爲中央公論十月號的卷頭語，雖祇數百言，但批評日本的不應該以武力擁扶權益，及貪圖目前少數利益，使中日兩國大多數國民，永遠喪失感情，亦屬委婉得體，錄之聊備一格。

滿蒙問題，在中日間老是最麻煩的葛籐。這次，自發生萬寶山事件、中村大尉事件以後，使昂奮中的一部分人心，更添加了昂奮，出兵論者，因此做其反面文章以自圓其說，與頑迷的軍閥相呼應，主張對華外交強硬。幣原外交或許是軟弱外交，但因其軟弱，即採用武力作威脅的態度，這使日本立場的危險，怕更在軟弱外交以上罷。

處理外交問題，最大的禁忌是昂奮與偏見。應該站在公平地位而發言的新聞界，對於最近突發

事件，也在刊載片面的材料，唆使民衆作無用的昂奮；尤其是東三省一部分的日本入，基於其利己的偏見，竭力的主張出兵論，其妨礙國民公正的判斷，自屬更甚！在中國方面，或者也有相當的不是；但日本方面的立場，要說全部都屬正當，那末誰也不能不費躊躇罷。正當的解決，必須從雙方正當的立場上才能產生，不去追究結果如何，而在發生爭議的當時，無理地以惡聲叱責對方，這是國民應有的態度麼？

以武力爲外交折衝的背景，當然是有利的，但是武力外交的交涉，效果是消極的。爲打倒對方不正當的主張，雖然有效，但爲貫徹自己的要求，假借武力爲無理的強占，這種方法早爲時代所不許。假如日本出兵佔領滿蒙，因此雖給與中國以極大的苦痛，但其對價，即日本所得的究竟是什麼呢？日本在中日交涉中「要真的獲得」這樣的方法，到底是難得的。軍閥與利權店中，扮起面孔，祇貪目前一時的快慰，把大多數國民無形中永遠的蒙極大的損害，却置之不顧。以輕率的要求，種日本深刻的禍因於鄰邦大衆的心中，這種例子，不是頻繁地發生過多次麼？我們應該趕快從這些過誤中及早回頭，何況抱薪救火，其愚真不可及了！

我們自然不能說一概不得引用武力，但無理的以武力侵入，已不是現在的時代。第一要研究的，是我們對於中國所要求的是什麼？具體的說，即所謂權益問題。就權益問題而言，有人說其範圍係依據過去的條約而確定的，但這在中國方面，不是抗辯過去不平等條約為基礎的權益，不能在現在照舊承認麼？爲了不能承認，不顧一切而加以破毀，在形式上自可認爲蹂躪國際信義的一個惡例；但專依過去的協定以爲不能規定現在的兩國關係，這議論也祇是騙自己罷了。蔑視時代的激變，固執膠柱的意見，反使問題的解決發生困難。我們對於滿蒙問題，在主張我們的正義時，必須從過去採取的迷妄的論據先甦醒轉來！

東三省與日本帝國主義

日本經濟研究會

本篇爲「日本經濟現實體的分析論日本資本主義與殖民地問題」中的一節。分析日本資本主義對於東三省採取積極政策的由來，及其將來的必然性。發表尙在九一八事件以前，在日本識者間，早已預言及此，我國迄未有相當準備，難怪外交的失敗，一至於此。

日本帝國主義爲要救濟現在的恐慌，其唯一的重要方略，自不得不向殖民地作積極地侵略。日本政府於是將登台於殖民地的人物，更換一新。今年以來，先使前警視總監太田政弘爲台灣總督；至六月，更新任前陸軍大臣宇垣一成大將爲朝鮮總督；繼之又任前外務大臣內田康哉爲滿鐵總裁。軍

部更想乘此機會，解決增設師團於朝鮮、滿州、及台灣，使之與軍制改革問題聯成一起，開始向政府交涉，一舉而解決從來政府的不欲多事主義。不僅如此，資產階級的代表者，爲要對朝鮮對滿蒙樹立一貫的新國策，先令朝鮮總督府、滿鐵關東廳、各領事館，蒐集根本的調查資料。待大體完成後，在九月終，集宇垣總督、內田總裁、塚本長官等滿鮮方面的首腦者，與若槻首相、幣原外相、原拓相、南陸相等，共開重要會議，進行其預定的計劃。我們要明瞭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方向，特把對於東三省的情形，先來討論一下。

二

「滿蒙問題的議論，說來從沒有像今日這樣的痛切了。現在正是我們應以最關切的心，從重新認識滿蒙問題的本質，就其重要意義，加以考察檢討的重大時機了。」（東京朝日新聞七月四日）這是資產階級，使其其走狗開始狂吠的先聲。但是資產階級的重視東北問題，究以何種根據爲基礎呢？再最近特別重視這問題的原因是什麼呢？爲要明瞭這些問題，非先把資產階級的意圖，揭露出來不可。

三

滿蒙的爲商品輸出市場，與日本資本主義的關係怎樣呢？日本資本主義對滿蒙的輸出，有綿織物、綿絲、麥粉、機械、器具和其他食料品等，本來，日本商品的極大部分是輸入中國的，但是向中國輸出的商品之中，以向滿蒙輸出的比例爲最巨大，如由一九三〇年對中國（包含關東州和香港）的輸出三萬萬九千九百萬圓之中，對滿蒙及關東州的輸出爲一萬萬二千二百萬圓，即占百分之卅一，這便是滿蒙所以爲日本資本階級重要的基礎之一。

但是滿蒙對日本資本主義的重要性，與其說是商品輸出的市場，毋甯稱爲原料供給地、原料資源地、和食料品供給地啊。滿蒙是供給日本資本主義以最需要的鐵、煤、肥料（豆粕）大豆的庫藏。由中國輸入日本的商品之中，滿蒙所占的比例更大，如一九三〇年，中國對日本的輸入二萬萬七千八百萬圓之中，滿蒙的輸入爲一萬萬六千三百萬圓，實佔百分之五八。所以一般資本主義者都是異口同聲地主張：

「日本工業國化政策的推進，如果以歐美諸國方針的如何，把所活命的工業原料品和食料品被其左右，這不消說是極其危險的。所以日本無論如何，非在更近而且更安全的地方探求物質的供給不可。所以目前的亞洲大陸，便是最適當的地方；其中滿蒙及西伯利亞，尤為最重要的所在。」

「對滿蒙政策的基調，第一要把滿蒙的物質放在為日本工業化政策的原動力之上。」這些議論，其目的不外使滿蒙成為日本的原料資源地。這是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也便是滿蒙所以為日本資產階級的重要基礎之二。

但是滿蒙對日本資本主義所有的重要性，我們在資本輸出之中，亦可發見。要使滿蒙成為日本的原料資源，第一須先投資於滿蒙。且惟投資於滿蒙，乃能使滿蒙成為日本的商品市場，而確保最有力的榨取。日本對滿投資之所以特別重視，推厥原因，就在於此。因此，日本向外國的全投資之中，滿蒙投資所占的地位，極為重大，根據滿鐵以後其他可信的諸機關的調查，日本對外投資（其中不含對朝鮮、台灣投資）二十二萬萬圓中，對中國投資有十八萬萬圓，計為百分之八一強，而對滿投資，占上數中的十三萬萬，即百分之七二強。即在日本對外投資總計，實占其百分之六十的狀態，這便是日

本對滿投資所以特別重視，爲日本資產階級對滿蒙的主要基礎之三。

四

戰後，日本資本主義的慢性的不況，特別是最近的恐慌，爲日本商品市場及資本市場的滿蒙的地位，大受動搖。尤其是像本年上半年期的對華貿易，已有極大的減少，比之去年，輸出減少百分之三十二，輸入百分之二五。日本投資市場的滿蒙，收益上的不振，本早已聞名；但現在甚至在滿蒙稱爲特異的『好成績』的滿鐵，自去年來，利益大減。滿鐵的利益金，一九三〇年度是二千一百六十七萬圓，比之一九二九年度的四千五百五十一萬圓，幾減至一半。我們若就其平均投資的利益率而言，則在一九二九年度爲百分之一二、二，至一九三〇年度乃驟減至百分之五、七。從連年收益遞增的事實看來，此次激減，實爲『創業以來的大不振』。於是日本帝國主義對於滿蒙，便不得不轉換其侵略政策，但同時在另一方面，因中國國民的資產階級的抬頭，使日本帝國主義露骨的侵略政策，不能也不受若干的打擊。

於此，在內容上在本質上，雖然與武力的政治政策，沒有什麼不同，但外觀的非武力的政策，在資產階級遂認為必要，以武力侵佔滿蒙，使滿蒙的經濟侵略，更有確實的把握，所謂完全的侵略政策，就在此。當初日本會計畫由內地人移居，使之殖民地化，且投以巨資；但結局終於失敗。過去二十餘年之努力，結果移居於滿州的日本人口，總數至今未達二十萬，且其中十五萬，還都住在日本的租借地旅順、大連及滿鐵附屬地。這些日本人的大部分，又都是直接間接和滿鐵及日本政府所經營的事業有關。而為資本的移民，依存於土地的移民，日本內地人因為不能和中國人競爭，遂完全失敗。蓋日本內地人比之中國人，生活程度較高，使用的勞力較少，日本因此只有把移民於滿州的念頭放棄了，專力於商品資本之輸出。然而如上所述，最近的形勢，有使移民重新增加的傾向，蓋以朝鮮的資本主義的發達，使多數朝鮮農民，有移殖他國的必要，尤其因為恐慌而流浪於日本內地的朝鮮失業者，有使之移住滿州的必要。當初，日本對於鮮人的移住中國領土，幾乎是毫不注意的，到了最近，日本政府因為要掌握南滿的實權，於是始注意此等鮮人的移住，現在移住滿州的朝鮮人，為數已達一百萬了。

朝鮮人的移住滿州，既可確實其在滿州的既得權，又可完全的實行佔取。這無非是日本帝國主

義經濟的政治的侵略。不但如此，朝鮮人的移住滿州，還有這樣的作用：『日本政府使多數朝鮮人移住滿蒙，這是佔領滿州的第一個手段；第二個手段，便是使該朝鮮移民歸化於中國，這個政策，目前正在計畫其實現；第三個手段，則利用此等歸化的朝鮮人，擾亂滿蒙，俾得乘機委其所爲。』（通化縣黨務委員會報告）

又據中外商業新報（七月卅一日）所載，竟有這樣的話：

『從關係機關對政府的提案中，有田中內閣時代的滿蒙積極政策秘密上奏文，其中有一節記載着：若在滿蒙的鮮人，能增加至二百五十萬以上，那末一旦有事之際，即可以鮮人爲根本，使之擾亂尋釁，政府假取締之名，施以武力行爲。』

即中國人與朝鮮人之間，若一有紛爭，日本即可藉此爲名，直接行動；而此種政策，尤其是在滿鮮國境，最爲急進。最近將朝鮮滿蒙投入於動亂的渦中的所謂『萬寶山事件』、『朝鮮事件』，由此可很明白的爲日本陰謀詭計的行爲。

這事件的經過如此，所謂萬寶山，是在離長春北六里的高原地帶，有二百名鮮農，由朝鮮移到滿

州，住在萬寶山麓，在此開發水田。但是鮮人因水田的水量不足，乃與中國人交涉水的供給，而中國人自身也因水的不足，於是加以拒絕。鮮農至此，遂不管中國人民利害，擅自掘溝，以引水入內，中國農民恐因此釀起水災，填平其溝。朝鮮人與中國人，遂發生了衝突，日本當局知道了這事，便幫助朝鮮人以壓迫中國人，更築壕溝，採取軍事行動，屠殺中國農民，釀成了所謂「萬寶山事件」。同時，日本的資產階級就在朝鮮報紙上誇大其詞，亂造謠言，並且發行號外，煽動鮮人，於是被煽動的鮮人，立即起來對在鮮中國人，焚殺齊舉，全朝鮮即時陷於亂暴的渦中，這便是所謂「朝鮮事件」。在平壤，即據日本政府報告，中國人被殺者達百名，負傷者達百二十名之多。日本當然不忘其釀成的這類事件的主因，陸軍部的小磯軍務局長，在七月七日的閣議席止，把萬寶山事件朝鮮騷亂事件，作一詳細報告後，結論力說：日本陸軍無論如何，非有師團移駐於鮮滿的境內不可。

五

但是中國對於滿蒙，取怎樣的政策呢？一方面日本的帝國主義的壓力非常之大，不過他方面隨

着中國的資本主義的發達，同時國民資產階級的抬頭，尤其是滿蒙在求商品市場資本市場的英美德等國，都爲與日本對立，援助中國，使中日對立激化。在這一點上，他們是不能把東北交通委員會與英美德等外國資本的國聯任意看過。中國的對滿政策，第一便是消滅滿州的日本鐵路勢力，這便是所謂『滿蒙鐵道問題』。第二，是要求收回旅順大連安奉線及滿鐵附屬地的行政權，要求撤退日本駐在軍，拒絕日本的一切的要求，這便是所謂『治外法權交涉問題』。第三，是取締鮮人耕種土地，乃至取消租賃土地，更對賣却土地的中國人，處以刑罰，禁止將土地轉移於鮮人，他方則絕對禁止新移的鮮人入國，這便是所謂『驅逐朝鮮人移民』。因爲要實行這些政策，國民政府是已覺到中日間的危機，在七月廿九日所開的國民政府的祕密會議中，據說，以滿蒙問題爲中心，會對日決定這樣的根本方針：

『日本對於有關生死的滿蒙，有完全攫爲已有的必要，曾表示極大的決心，因此中日兩國在滿蒙必不免於衝突；但就國際關係言，若其時期過早，則將爲日本之利，如其較遲，則有利於中國。故在內面主以隱忍自重的方法，驅逐日本勢力，極力避免日本的口實，以靜待時機的到來。』這個形勢，尤其

在最近石友三軍的敗走，奉天軍大勝，北方戰局告一段落時，中國對日態度表現更爲硬化。

日本爲要使滿蒙完全殖民地化，當然要實行武力佔據，蓋由此，第一，可壓迫中國國民運動，尤其在最近發展勢力的共產主義運動；第二，壓服朝鮮、滿蒙的反日運動及共產主義運動；第三，對與苦於恐慌的資本主義諸國正相反對而最近正在飛躍的蘇聯，給與武力的威脅。直至去年，日本資產階級的假想敵爲美國，但是今年却變爲蘇俄了。這一點，我們只要想到日本當局在某處揭示着以滿蒙爲中心的軍用地圖，作詳細的訓話的事情，已可充分明白了。

滿蒙的日本人，已入於動員狀態，從來祇不過是社交機關的滿鐵社員會，現在成立小組組織，爲了應付當前的難局，正在研究經濟的政治的諸方策。至在本國，則資產階級的全部，可說都埋頭於滿蒙問題，若槻首相在七月十七日所開的民政黨東北北海道大會演說中，述及滿蒙的中日對立，曾決然的說道：

『不消說，若中國的措置，有不法不當之處，則我們爲求匡正計，無論如何，要用盡外交手段；又爲了防護我國家的生存計，應不顧任何犧牲，敢然蹶起。』然而野黨總裁犬養，對此決然的態度，似尙不

足，還要加以鞭撻。

「最後關於滿蒙問題，尙欲一言……然而政府藐視此本質，甚至使既得條約上之權益，任其蹂躪。」（八月十五日政友會北信大會中演說）實最直截的表示，政府與黨、野黨三者，一無區別，全統治階級，都具有此決意。南陸軍大臣，在八月四日的師團長會議中，在當着列座的將軍們之前，作這樣的演說：「滿蒙兩地，在國防政治以及經濟上，對於帝國的生存發展，有極密切的關係；但近來關於上述的形勢，對於帝國頗有不好的傾向，致認為事態之重大化，真是遺憾之至！所以釀成如此狀態者，實為國際政局的變化，並長年累月所宣傳培養的隣邦的排外的恢復國權思想，以及新興經濟力的南滿方面發展等為其根蒂，決非一時的現象，而應認為永續的現象。當此萬事臨頭之秋，凡服務軍務者，宜益鞏固其服務之誠，在教育上、訓練上，盡其熱忱，以完成其本分，以期不誤國家的所望。」

日本資產階級，是這樣向着帝國主義的武力侵略政策而猛進了！（一日發行）日本中央公論九月號

列強在滿蒙的經濟競爭

田中九一

田中九一氏，在南滿鐵路株式會社東亞經濟調查局辦事達十年之久，對於我國在東省的各國經濟競爭的歷史及現狀等最有研究。本篇將各國及日本在滿蒙的特殊地位，以及與中國國民資本的衝突現象，根據數字，據實描寫，讀後，對東省事件，定能十分明瞭。

一 貿易投資與列國的地位

現在的滿蒙（註）是世界一切形相對立的結合地。即（1）社會主義的蘇俄與資本主義的日本，各根據了與本國領土直通的鐵路相對立。（2）資本主義國的對立，其中，欲維持南滿為自己獨占的投資地的日本，與欲打破這勢力的美國相對立。（3）外國資本與國內資本（或稱土著資本與封建

勢力結合的資本——以下同此義)的對立(4)國內外的一切資本及封建勢力相結合，與共產的反帝國主義無產階級相對立。

(註)指東北四省以下仿此

這四種對立，怎樣的互相補充互相制約着呢？俟以後分述，這裏把(1)及(2)的對立，先舉數字以明各國的關係。

一、貿易 滿洲的外國貿易，占最重要的有四國，就最近三年的數量，錄左(單位一千海關兩，括弧中，為各國對滿洲全貿易的百分率)。

蘇俄 數量 比率	日本 數量 比率	一九二八年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〇年	
		由各國輸入 滿洲	由滿洲輸出	輸 入	輸 出	輸 入	輸 出
二六、三九二 (八·九)	二二、九二四 (四〇·六)	一六、四七六 (三八·四)	一六、四七六 (三八·四)	一六、八五九 (四〇·〇)	一五、七三三 (四一·二九五)	一五、七三三 (四一·二九五)	一五、七三三 (四一·二九五)
二六、三九二 (八·九)	二二、九二四 (四〇·六)	一六、四七六 (三八·四)	一六、四七六 (三八·四)	一六、八五九 (四〇·〇)	一五、七三三 (四一·二九五)	一五、七三三 (四一·二九五)	一五、七三三 (四一·二九五)

美國	數量	比率	英國	數量	比率
美國	一九、九一〇	(六·六)	英國	六、七六〇	(二·二)
	八、五二三	(三·〇)		一三、七五三	(三·二)
	二五、八九六	(七·八)		九、六七二	(三·〇)
	一〇、三二二	(二·四)		二一、六三八	(五·一)
	一〇、七三九	(六·九)		一〇、四八四	(三·五)
	六、九九〇	(一·八)		一〇、三八五	(二·六)

由此表可明瞭：(1)日本占滿洲全貿易的百分之四十。第二位的俄國，即使把一九二九年因中東鐵路事件的紛爭關係除外，也不過占日本的八分之一至三分之一。至於第三四位的美、英兩國，數量更少。故在滿洲經濟界，日本的支配地位，再加以後所述的投資數字，即可知其勢力之強。(2)就各國的輸出入來看，日本及俄國從滿洲的輸出，較其輸入者多不少，美國則正相反。他輸入滿洲的較從滿洲輸出多至二倍乃至三倍，這就表示：日本及俄國對於滿洲取給原料較販賣商品為重要，而美國所利用的為商品市場。因這利用的重點不同，實為日美兩國對滿政策不同的原因之一，這當在後面說明。(3)又，上表中所不能表示的，是其他各國從滿洲輸出的大部分為大豆，而日本則除此以外，尚有鐵(占全滿洲的九〇%)及煤(約五〇%)為輸往日本的重要產品。(關於日本重工業的地位以後分述)這是各國在滿洲所取的資源的質的相異點。

二、投資 投資方面，沒有像貿易的有正確的統計；據滿鐵調查課報告，全滿洲百分之七十以上為日本資本。這不僅是獨占了南滿洲的外國資本，就是北滿，除俄國外，也以日本為多。俄國在全滿洲的外國投資約占二成餘，但均集中於北滿，約占百分之八十四的最大地位。第三位為英國，數目很小，在全滿洲中祇占百分之二弱，再其次為美國及法國，均不過百分之一內外。次表，是各國就產業分類的投資額。

各國在滿洲投資數量表（單位千日圓）

	日 本	俄 國	英 國	美 國	法 國	瑞典及丹麥
交 通 業	四八、一八六	三九七、六三三	—	一六、五〇〇	二四、二六六	—
農 礦 林 業	一四一、〇四五	一九、五〇〇	—	—	—	—
工 業	一四七、四〇四	五、二五〇	一、五〇〇	一、五〇〇	一、五〇	一、五〇
商 業	二七、七五三	一九、五〇〇	一〇、八七〇	一〇、七〇〇	五、〇〇〇	六〇七

金融業	1104、339	7、911	7、000	8、500	60	—
其他	3521、017	15、100	11、710	4、700	1、500	150
合計	1、510、754	465、015	39、590	26、400	21、066	1、007
百分率	73.2%	33.5%	1.9%	1.3%	1.0	0.1

(註一)右表除日本外，其他各國的投資，大體為一九一七年以前的數字。日金的換算，盧布及銀元等於日金一圓，美金日金二圓，磅為十圓。

(註二)英國欄中，由英人應募的滿鐵株式會社社債三千九百餘萬圓（一九二八年）未列入。

據上表，我們可注意幾件事實：

日本投資，百分之三十為鐵路、港灣及其他的交通事業；百分之十六為農林鑛業；（大部分為鑛業）百分之十投入於工業；百分之十三為金融業；商業方面僅有百分之八。（而其他欄占百分之二十三者，其最大部分為文化及公共設施——占三萬萬餘圓——）可知日本的投資，以固定的性質者占大部分。這由上面的貿易表中，亦可看到日本為利用滿洲資源的情形相照應。同時，也可明瞭日

本對滿政策重要的特徵與其要素了。

俄國投資的性質，雖與日本相類似，但在鐵路方面占其全體的百分之八十五，故較日本更爲集中。其次，農礦林業及商業，各爲百分之四餘。所以俄國也與日本的情形相同，以固定的投資占大部分，但礦業及工業的比率，顯較日本爲少，完全靠中東鐵路爲發展滿洲的根據。（而這中東鐵路，又是中俄以平等的比率經營的。）所以俄國如果失掉了中東鐵路，不但政治及經濟地位完全失墜，而且烏拉琪雅港亦失其大半的價值了，因此，可知中東鐵路，是俄國所必須保存而成爲紛爭的基礎。

除上述兩國外，其他各國的投資，不單是量的方面很少，就是質的方面根底也很淺。英國對滿的投資，其百分之四十爲交通事業，即北甯鐵路（北平——奉天）的二百三十萬磅借款的一部；其次爲商業，計百分之二十七，金融業百分之十八。美國則商業占百分之四十，金融業百分之三十二，工業不滿百分之十。法國投資的百分之七十爲交通事業，是戰前由俄國的拉攏而出資的，不過徒有其名而已。瑞典及丹麥的百分之二十五的工業投資，即瑞典火柴托辣斯，係與日本的大同火柴聯合了投資的，此外幾乎全部是商業的。

二 日本經濟在滿洲的地位

從以上所述，可看到以下的幾點：（1）滿洲的全貿易的百分之四十為日本所占有。（2）日本在滿洲的商品市場果然重要，而鐵、煤、大豆等的原料生產地，更為日本所珍視。（3）投資，日本在全滿洲占百分之七十三以上，特別是交通及鑛業兩類的投資。這就是滿洲中日本的經濟地位。同時，從日本經濟來觀察其在滿洲的地位怎樣呢？

（一）先看日本的國外貿易，與對滿洲貿易的地位（單位百萬日金）

中日貿易 (香港除外) 中日貿易對日本總 貿易的百分比率	一九二八年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〇年	
	從日本輸 出	輸入日本	輸 出	輸 入	輸 出	輸 出
	四八三・三	三八四・九	四七一・二	三六六・三	三四七・六	二八三・一
	二五	一八	二四	一八	二四	一八

滿日貿易	滿日貿易對中日貿易的百分比率	一七九・三	二二二・二	一八九・二	二六・九	一三三・四	一六五・四
		三七	六〇	四〇	五七	三五	八五

上表，日本對華輸出較其輸入，每年約有八千萬到一萬萬圓的出超，約占日本全輸出數量的四分之一。其中，百分之三十五乃至四十，則輸入於滿洲；百分六十至六十五歸中國其他各省。就是從商品的市場而言，滿洲不及其他各省的重要，反之，就原料及其他資源的地位而論，則中國其他各省，遠不如滿洲的重要，大抵是四與六的比例。但是現在，日本爲了滿洲的資源，用其最積極的方法，於是在中國商品市場的獲得就益見困難了。這是日本政府對華外交有一種特別意義罷。當然，日本政府是不肯拋棄滿洲既得的利權的，不過，一般的資本，尤其在經濟恐慌的現在，與其爲新的資源的獲得，自不若維持或擴張商品市場，有更痛切的希望。所謂「幣原外交」者，至少是一部分的資本利益的忠實擁扶者，在這意義上不能不認爲國際資本壓迫的消極理由之外，在該資本還有一積極的存在理由了。

(二)日本國外投資，對於滿洲地位，占絕對優越的勢力，這已無說明的必要，今舉其大體的數字於左：

日本對外投資總額	二十八萬萬五千萬圓	(一〇〇%)
滿洲	十五萬萬一千萬圓	(五四%)
中國其餘各省	十一萬萬九千萬圓	(四二%)
南洋	四千八百七十萬圓	(一·九%)
亞西亞俄國	五千一百八十萬圓	(二·一%)

中國其餘各省的投資數字，約十二萬萬圓，其中含有不少擔保不確實以及到今尚未付過利息的政治借款，而在滿洲的十五萬萬餘圓的投資，幾乎全部是確實的。(其中惟西原借款的一部，即吉黑兩省的林鑛借款，計三千萬，又未付的利息三千萬，担保尙未確實。)故由實際所產生的利潤來看，滿洲較中國內地的投資的百分率，也不能不更大了罷。

(三)再從原料資源，論滿洲的價值。第一爲鐵，其次爲煤，(豆粕的價值，因近來人造肥料即硫酸

銻發達以後，已漸漸地減少。全中國的鐵的埋藏量，據現在最確實的推定，約為九萬萬五千萬噸，這比之於日本的八千萬噸，大十二倍。號稱爲大國的日本，自不能不說是太貧弱的了。中國今後自國資本主義愈發達，則需要鐵鑛也愈大，然而上述占九萬萬五千萬噸，即三分之一的出產地遼甯省（鞍山、本溪湖等）的鐵，已在滿鐵會社及其他日本資本的支配之下了！（中國其他各省主要的鐵山，亦被日本資本所採掘。故合計全中國確定的埋藏量約百分之九十，已爲日本所支配。將來，且不說普羅答利亞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就是中國資本主義發達以後，這問題也一定成爲收回利權中深刻的鬥爭之一。）

在中國對於滿洲的鐵的地位是如此，日本是怎樣呢？日本國內的鋼的消費，一九二九年爲二百六十萬噸，一九三〇年二百二十萬噸，其中兩年共約二百萬噸爲國內所生產。在這國內鋼的消費八九成以外的材料銻鐵，均由國外輸入。一九二九年爲六十六萬噸，一九三〇年爲四十萬噸。但所謂日本產的銻鐵的原料，百分之九十以上，須仰給於國外的鐵鑛，其中半數爲中國南方產，半數爲馬來島產。滿洲的鐵，也是以銻鐵輸入的，其數量一九三〇年占輸入銻鐵的百分之三十五。（由印度輸入者

約百分之五十三。滿洲銑鐵比較的不多的原因，是鑛量不甚豐富，生產費較高之故。惟這缺點，由最近所發明的還元爐燒法，如能完全成功，則滿洲的鐵的意義，比較平時必可增大了。但是滿洲鐵的重大的意義，尤在戰時。印度的銑鐵與馬來半島的鐵鑛，戰時就不能作安全的供給，故在這世界恐慌期中正在擔憂着的鋼材商，於一九二〇年三月，在鞍山製鐵所，於從來三百噸的兩個熔鑛爐之外，又完成一新的五百噸的熔鑛爐，現在是有三個年產四十萬噸的銑鐵生產能力了。又每年預備生產鋼材二十二、三萬噸的昭和製鋼會社，最近也在熱心地求其實現，從這些地方看，近年國際關係的緊張，已經是很可理解了。

煤，現在日本大體可以自給，不過其埋藏量決不能維持較長的生命。又如上所述因製鋼製鐵業的發達，煤的消費量也隨而增加。於是滿洲撫順煤的意義，便不能輕視了。滿洲的推定埋藏量約三十萬噸，恰與日本的埋藏量相同。每年煤的生產量約為日本的三分之一，而其中百分之七十五則為撫順煤。

除上述以外，滿洲資源中應該注意的為重油，每年可產五萬三千噸，全體約有二萬萬噸。又向來

有四萬萬斤的鹽，每年由旅順大連運往日本，將來每年可生產至十五萬萬斤之多。

三 各對立的相互關係

這論文的冒頭，曾說過四種對立關係的接合，現在簡單地說明一下：

(一) 資本主義各國間的對立

這對立的主體爲日本與美國。美國如前所述，在滿洲的外國貿易中，位在日本之次；而於輸入滿洲的數量，則占百分之七至八。投資雖無若何地位，但美國對滿洲的投資慾，自日俄戰爭以來，爲日本對滿投資的最大競敵。故現在美國活動的方面，與其說他是對滿的直接投資者，不如說是日本對滿活動的牽制者。不過其投資的活動也不能輕輕看過，一九三〇年二月末，日本新聞中充量地宣傳過，原擬在哈爾濱設立一大規模的投資公司，以後雖未實現，但現在如擴充哈爾濱領事館內容，廣汎地調查中國北部的汽車路等，在投資方面，可知實有強烈的要求。而對於滿洲鐵路，自一九〇五年以來，收買、中立化、競爭線等計劃，也時時在策動，很想另換受主，雖都沒有成功，現在還是繼續進行中。一九

二九年中東鐵路的紛爭事件，據說中國背後站有美國；而最近中國鐵路在滿洲的活動，美國的資本力量，自然不能蔑視。這事，與美國資本關係最深的浙江財閥，對滿洲最近的投資也可說明，不僅與美國有間接的關係，滿洲中國鐵路材料，有很多都由美國供給的。

(二)外國資本與國內資本的對立

美國資本的活動，不祇是美國名義的資本，以中國自身資本活動的亦不在少數。這些國內資本與外國資本的對立，係從外國資本相互的對立中而結合的，故這裏，可知國內資本對於「反帝國主義」運動，不能不有一定的限界了。（較此更大的限界，由後述一般資本與無產階級的對立而產生。）

先說最近在滿洲的國內資本與外國資本（特別是日本）由對立而起紛擾的原因。（1）因世界恐慌的利潤的減少，與從中國資本的競爭而受打擊的問題被混在一起。（2）滿洲支配階級，努力地在進行資本主義化。到幾年前止，滿洲的支配階級，一方面，與中國本部的軍閥及資本階級對於統一運動為必要的防備物；一方面以自己的經濟基礎，主要的係從農民及商人中用租稅的形式所榨取的金錢，並利用省立銀行所經營的金融業與商業的利潤，為對南方的武力與滿洲的被支配資本，為

維持其滿洲的秩序起見，同時，以鐵路有助於彼等的商業，故在某程度下，連日本資本也為他們所歡迎。然而他們的資本所建設的鐵路與港灣，未能完全，而浙江財閥開始流入資本，南京政府對立的根據，也變成薄弱，而同時反比例在滿洲外國的支配資本，更成為一種的障礙物。

滿洲的中國鐵路，能夠到現在這樣的發達，一方自然靠中國自身的資本，但滿鐵會社的資本，也給予相當的助力。日本政府的西原借款與其他的讓步，所謂滿鐵培養線，是用中國的名義的。這培養線與純粹的中國鐵路的敷設，由滿鐵培養線而變化為競爭線者也不少。這祇須看中國現在祇有一萬萬元內外的資本，其自己鐵路系統的線路延長約有兩滿鐵路的兩倍之多。

國內資本對於俄國，更採用直接的方法以奪取中東鐵路，雖然一時已遭挫折，但現今還在繼續的交涉中，這是一般所知道的事實。

鐵路以外的產業，對於外國資本也想予以一定的限制。主要的，為鑛業法與火柴專賣法。鑛業法不限於滿洲而是全中國的。該法於一九三〇年五月二十六日公布，十二月一日實施。其中對於外國資本有一重大的規定：不承認外國人有鑛業的合辦權，（外國資本的單獨經營，當然在特別的利權

條約以外不能承認）惟股份公司，允許其過半數的股份爲中國人，始准外國人參加；而且鑛業法並追溯既往所規定的效力（這追溯，當爲今後紛爭的一個原因罷。）

其次，爲火柴專買法，這條令限於東北四省，吉林省發布期爲一九三〇年九月，遼寧省爲十二月。最重要的骨幹，是在東北四省專賣局設立省營火柴工場以前，既存工場的製造品及輸入品，均由專賣局收買，再由各批發商担任販賣。火柴工業，是中國資本，與日本及瑞典的外國資本互相競爭最激烈的工業，這專賣法便是保護競爭中的中國資本的。從而代表日本資本的奉天總領事，就提出抗議，但中國方面從本年五月一日起，至少在形式上已經實行了。（其他輸出入的關稅——其紛爭的一例爲撫順煤的輸出稅——亦爲國內資本與外國資競爭的一例。這是最著名的，無待說明了。）

這樣，中國資本對於外國，其果敢的鬥爭的情形，兩者似有絕對不能相容的趨勢，但上面曾說過，這有相當的界限。其一，如前所述，爲對抗外國資本計，一方面還是結托着其他的外國資本。這結托的外國資本，在中國資本主義化的初期，至少在中國的商品及投資市場，其資本大都有擴張可能性。又站在對抗的立場之故，是由於中國還在資本主義化的初期，其資本易受競爭者的威脅，（例如輕工

業資本）且由資本主義化，使中國傾向統一更須受特殊權益的威脅。不過現在所結托的資本，決不能與中國資本的利害關係永久一致。（中國資本主義高度化後，變其顧客而為競爭者）所以現在的對抗國內資本的對方，並不是恒久的敵人，在發見共同的敵人時，昨日之敵，就變為今日的友人了。試看：

（三）資本主義國與社會主義國的對立；

（四）封建勢力及資本家階級，與共產的無產階級的對立。

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是不兩立的，不同型的國家不能兩立的，而且一方面如俄國進行其五年計劃，他方面恐慌下的資本主義國，其殖民地的階級爭鬥與民族運動又天天激化，一般的趨向尖銳化，這是無待說明的。從向滿洲的兩種對立，如就這一方面拏來說明，未免是蛇足了。這裏祇把上面說到的（一）及（二）的對立的關聯，簡單地說一下。

資本主義國最後的敵人，雖是社會主義國，但在其他的資本主義國與以致命的打擊時，這各種對立就錯雜了。德國看俄國是危險的，但從聯合國受到嚴酷的壓迫，就接近俄國了；意大利與法國反

日後也與俄國互相交歡了。同樣，美國在被列國受致命的打擊時，不能說不會與俄國作一時的結合。一九二九年，當中國作中東鐵路奪取的策動時，希望社會主義國俄國的勝利的，決不止是俄國一般的民衆罷。滿洲的國內資本也是一樣，如果感到赤化運動時，則滿鐵包圍線的全部，情願讓與日本以求應援，也未可知罷（這一假定，或者成爲事實，亦未可知）。這也不限於國內資本與共產運動的對立，如數年前同一性質的土著支配階級間，由各自爭奪權利，以致於尖銳外，其情形亦復相同。

那末現在何種對立最尖銳化呢？最近的新聞中最熱鬧的，便是外國資本與國內資本，自然有的以爲這與俄國五年計劃將告成功的威脅有關，也有的以爲美國飛行機在要塞地帶攝影，看作日美的戰爭已迫在眉睫。向中國內部的支配階級的爭鬥，也決不會終熄。此等的各種的對立，早晚必須有最快的爆發，這在現在誰都不敢斷言的罷。一種對立的激化，不僅把其他的對立一時壓平下去，而爲壓迫某種的對立，故意發展其他的對立，這也是常事。而時時在相互的制約中，描出了許多曲線，這是天天的使尖銳化的傾向完備起來罷了。（中央公論十月號）

東北事變與列國的對華政策

田中九一

上篇敘述列強在滿蒙的競爭，本篇則更詳細說明各國在華的經濟地位。上篇爲局部的，本篇則爲中國全體的。且本篇尤能從經濟的見地，分析英美法及蘇俄等各列強對於這次東省事件的態度。文中雖未對於日帝國主義者有任何的批評，但描寫日本對華經濟侵略的經過，和各國對華態度的冷漠，並希冀中國永久的擾亂不統一，以及互相牽制勢力，宰割中國國民的情形，躍然紙上。即國際聯盟對華必出於敷衍，美國的袖手旁觀，啞口不言等情形，亦均爲其預料所及。

一 東北事變與五大國

從數米突的鐵路破壞而開火的東三省事件，已擴展而燃燒到全東三省了。爲了約千三百萬圓

的滿鐵會社的資本，投入洮昂（洮南——昂昂溪）鐵路的防備計，日本軍隊在嫩江鐵路附近竟與黑龍江軍相衝突，戰爭的劇烈單是日兵的死傷已近二百人之多了。這樣的前進，其目的是引起二重的戰爭。第一，由此到黑龍江首府的齊齊哈爾。第二，是蘇俄資本的中東鐵路與日本資本的洮昂鐵路接觸地的昂昂溪，——由此而向歐俄的哈爾濱烏拉齊。現在走的是第一步。

又遼甯成立的『地方維持委員會』發表聲明『與張學良舊政權及南京政府完全斷絕關係，成立獨立政府。』（東京朝日新聞十一月六日晚報）而在天津，更繼續地在開火。

這次事變，今後展開到如何地步？要觀測這問題，第一必須了解事變的原因，第二要明白表面負着滅火責任的國際聯盟與美國的真意。雖然看似担任滅火之責，或許延燒的更廣，甚至用的不是水而為油，也說不定。第一問題，即日人所謂擁扶權益問題，論者已不少。現在為明白第二問題起見，用若干基礎的資料，來作相當的觀察。

任滿洲事變的滅火責任者，在表面為國際聯盟，其次是美國，但是國際聯盟並無單純的利益，不過為英法兩國的兩種利益（在國家祇有以資本的利益，不能謂為單純的利益，惟在一定時機用國

家權力來發動時，嘗成爲統一的利益。的協同或抗爭而已。除此三國之外，雖沒有其他積極的担任滅火的責任，不過蘇聯亦不能輕視。因他也是事變中利害關係最大的一國。其他，欲明瞭各國對滿洲事件的態度，不僅是直接對於滿洲的利害，甚至和中國全體，以及南京廣東兩政府的行動，各地抵制日貨的現狀，均有分析的必要。但這裡，祇敘述上列四國，究竟與日本及中國有怎樣的利害關係。

欲分析各國對華利益之前，先把四國的數示，鳥瞰的來比較一下。

一九三〇年五國在中國貿易的地位

國別	輸入中國者		由中國輸出者		合計
	實數 <small>(單位千海關兩)</small>	比率 <small>(對全年輸入總數)</small>	實數	比率	
日本	四一, 100	二六・一%	二五〇, 七〇〇	二九・一%	六〇一, 九〇〇
美國	三三, 四〇六	一七・七	一三一, 八〇〇	一四・七	三五四, 二六六
英國	二八, 二五六	八・三	六二, 六七九	七・〇	一七〇, 九七五
蘇聯	一九, 〇〇一	一・五	五五, 四三三	六・二	七四, 四三四
					二七・三%
					一六・五
					七・八
					三・四

五國對華投資的地位

法	國	一六、九七	一・三	四三、七〇	四・八	五、六七	二・七
日	本	十二萬萬五千萬 美金	十萬萬 美金	二十萬萬五千萬 美金	十一萬萬 美金	二十一萬萬七千萬 日金	東亞經濟調查局所推定(3)
英	國	十二萬萬五千萬 美金	十萬萬 美金	十一萬萬 美金	二萬萬三千萬 美金	二萬萬一千萬 美金	二萬萬一千萬 美金
蘇	聯	二萬萬至四萬萬 美金	—	—	—	—	—
美	國	二萬萬五千萬 美金	二萬萬 美金	—	—	—	—
法	國	—	—	—	—	—	—

(1) Foreign Affairs, Oct 1931

(2) China Weekly Review, 9 May 1931

(3) 東亞一九三〇年十月號及其他

依上表，在貿易方面，日本的輸出入均占第一位；而投資數量，也與英國爭奪第一位。中國的外國

投資總額，據美國密雪甘大學梨瑪教授的推定約爲三十萬萬美金，日本及英國各占其三分之一。所以日本在貿易及投資方面，大體均占有三分之一。占第二三位的英美兩國，投資與貿易的比率參差很多。占投資三分之一的英國，在貿易不過占七·八%，反之，在投資祇占七%的美國，貿易額却占有一六·五%（這不同的原因，後面再行分述）。貿易與投資均占第四位的蘇聯，貿易爲三·四%投資近一〇%。不過貿易的大部分與投資的全部，集中於滿蒙，這與占第五位的法國的情形不同。法國貿易爲二·七%，其中對華輸出不過一·三%，投資亦祇五%；而且投資部分除中央政府的借款以外，與滿洲幾乎全沒有關係。蓋法國的資本，完全在中國的南部。但是法國在聯盟，却爲對日強硬態度的先鋒，這原因一則白里安不但是聯盟理事會的會長，不但表面不能不如是，而且十一個理事國中，法國是率領着隸屬國的波蘭，捷克斯拉夫及半隸屬國的西班牙，在歐洲是以此作現實的活動了。要瞭解這表面似乎不可解的問題，自得把各國的利害關係加以深刻的分析。以下擬專就各國對於中國的利害關係，加以分述。

二 不能保守長江流域的英國

甲 對華貿易的衰退

現在英國的對華貿易，其地位的貧弱，上表已說過。但在十九世紀則占四〇%以上。閱左表，不能不驚訝所謂大英帝國商業的後退了罷。

六十五年來英國在華貿易地位表（單位千海關兩，百分比為中國全體）

年 份	由英輸往中國		由中國輸往英國		合 計	
	數 量	比 率	數 量	比 率	數 量	比 率
自一八六六年至一八七〇年平均	二〇、三三三	三·四六	三、九三七	五·〇九	五三、二八〇	四四·五六
自一八八六年至一八九〇年平均	二四、七五四	三·四二	一六、三三六	一八·五九	四二、一〇〇	二〇·七三
自一八九六年至一九〇〇年平均	四一、〇三六	一八·八一	一一、六五二	七·三二	五三、六八八	一三·八七

一九二八年	一二三、九五七	九·四〇	六一、〇六四	六·二六	一七四、八二〇	七·九四
一九二九年	一二九、二四九	九·三〇	七四、三三四	七·三三	一九三、四八三	八·四三
一九三〇年	一〇八、二五五	八·三〇	六二、六六九	七·〇〇	一七〇、九二七	七·〇八

在這五六十年來，英國對華輸出的增加數僅五倍，（日本約達百七十倍，美國為三百倍）由中國輸英者祇有兩倍，（日本為二百十倍美國二十倍）因此，就中國的全貿易額的英國的地位來說，輸入中國之比率由三一·五%而退至八·三%，輸出由五七%而急落至七%。

英國對華貿易顯著的後退，其最大原因，為重工業的發達。第一英國的紡織機械大量的輸至日本，使日本棉業發達，輸入中國的棉紗及棉織品，已占第一位，而成為英國惟一的強敵。（一九一一年輸入中國的棉布，英國占六二%，日本祇占一三%，一九二三年英國祇三五%，日本為五三%）第二，向中國為資本輸出的以上海為中心的紗廠，（其初期的大部分，均屬英人資本）使英國棉織品的輸入減少。這在極短的時間中，亦可明白的看出來。中國紗廠的棉紗生產額，一九二一年為二萬萬五

千萬，一九二四年增至七萬萬，而其輸入數量則由一萬萬六千萬落至六千七百萬。別一方面，英國的絲織機械的輸出，一九一三年為三千噸，一九二一年增為一萬六千噸，一九二二年又增加到二萬噸。故英國在後進國的手工業時代中，因當時國內資本主義的輕工業的發達，獲得中國市場的勢力，嗣後由本國的重工業促成後進國輕工業的發達，使中國的輕工業市場，遂為後進的日本所攘奪。現在主要工業，祇有機械鐵路材料等的輸出。但是重工業的輸出，多數是採取投資的形式，故在十九世紀末期，英國由投資而獲得的勢力範圍，能夠在中國活躍，也就是這原因了。

在敘述投資問題以前，還有點不能不注意的，是英國相對的對中國貿易的後退，但在其全體的外國貿易中，對華的地位如何呢？這是推測英國對華貿易關係，尤其是製造業與貿易業資本在英國金融界的地位上，與英國政府策動的程度實為重要的資料。英國對外貿易中中國所占的地位（單位一千萬鎊）

輸		出		輸		入	
全體				全體			
實數		比率		實數		比率	
對華（香港除外）		對華（香港除外）		對華（香港除外）		對華（香港除外）	

一九二五年	三六、八四五	二四三	〇・八	二六、八四五	一五二	〇・五
一九二六年	三〇、一〇一	三三	〇・七	三〇、〇一一	五五七	一九
一九二七年	三三、三〇六	一五	〇・三	三三、三〇六	二五三	〇・八
一九二八年	三三、三九七	二四	〇・八	三三、三九七	二九六	〇・九
一九二九年	三三、八〇〇	一五	〇・四	三三、八〇〇	四三八	一・三

在輸出占〇・三一—〇・八％，輸入爲〇・五—一・九％，從這裏可知英國在中國祇是資
 本的地位而已。這可以查中日貿易中，日本的全貿易額輸出爲二五％，輸入爲一八％，兩相比較，便可
 知英日兩國對華貿易關係地位的輕重了。

乙 根深底固的投資

造成中國勢力範圍的先例，爲一八八五年法國關於雲南鐵路的優先權，其後，雲南、廣西、廣東、四

川各省，也取得了各項的勢力範圍。但是法國要利用而沒有投資的力量。英國是在法國之後，才獲得勢力範圍，可是英國却利用了她本國已在發展的重工業的威力了。其勢力範圍中，最重要者為：

(1) 長江流域 (一八九八年二月十一日獲得) 當時英國，祇不過令中國政府聲明長江流域，不得割讓與他國。以後，更主張與英國以投資 (特別是鐵路) 的獨占權，於是，漸漸地努力於排除他國所獲得的鐵路的利權。長江流域在中國經濟上，占如何重要的地位呢？祇須查中國貿易額中上海地位的數字，即可推測：

上海與全中國貿易數字比較表 (單位百萬海關兩)

輸	入	全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〇年
		中國	一、二八一	一、三二八
輸	出	上	六二五	六八〇
		中國	一、〇一六	八九五

	合			
	計	上		
	全	海	三六四	三一三
	中			
	國			
上			二、二九七	二、二二三
海			九八九	九九二

輸入中國的半數左右在上海，此外，長江沿岸商埠如漢口、九江、蕪湖、南京、鎮江、重慶、宜昌、沙市等，再計算進去，就可知道長江流域一帶主張為英國的勢力範圍的重要意義了。自然，所謂勢力範圍，並不是主張貿易的獨占，但是祇要想到占全中國多數貿易的貨物的鐵路運費與鐵路的支配權，其對於貿易上所得的便利，已可知其價值了。這所謂勢力範圍，英國直到歐戰終了止，一直是主張着。（也有承認他國共占利益的）一九一六年，被美國所獲得的鐵路權，也曾提過抗議；但是大戰終了後，已被在全歐洲掩有絕大勢力的美國所屈服，承認在中國的一切投資，由英、日、美、法四國借款團共同進行。（當時，關於滿蒙方面，日本要求為特殊地點，但未全部承認。）這樣，關於長江流域，英國的勢力範圍，似已打破。但據傳聞，爲了這次的滿洲事件，中英兩國關於長江又有某種祕密的協定了。這照上面

所講的英國投資的大部分，是集中於此，可知英國還是執着排他的政策了。（英國全體的勢力範圍，讓與新四國借款團後，事實上是等於死滅一樣，而到本年十月，形式上的期限也已終了。）

(2) 雲南四川兩省（一八九六年一月）英國掠奪了中國沿緬甸國境的土地以後，更擴大而欲佔據四川省，法國割取了東京，又欲開拓到雲南省，兩國為欲避免衝奪計，在這兩省所獲得的「一切特權及便利，兩國人有關係的範圍內」約定共同利用。中國則在不知不覺間，以為祇給與一國的結果是被兩國共同獲得了。

以上為英國主要的以投資為目的的勢力範圍。在這範圍內，關於英國投資的歷史的探討，這裏無暇再說，現把英國現實的投資，所獲得的借款投資與直接投資，列舉於左：（東亞一九三〇年十月號）

借款投資（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單位英鎊）

甲 政治借款（四起）

二三、九八二、九三二

乙 鐵路借款

一五、九三九、六一四

北京——漢口	一、三七五、〇〇〇
湖廣(未成鐵路)	一、八〇三、二〇〇
北京——奉天	九二〇、〇〇〇
上海——南京	二、九〇〇、〇〇〇
道口——清化	五五五、七四六
廣東——九龍	一、一一一、〇〇〇
上海——杭州——甯波	七五〇、〇〇〇
天津——浦口	六、一四九、一六八
上海——楓涇	三七五、〇〇〇
丙威格斯航空借款	一、八〇三、二〇〇
總計	四二、三三一、五四六

(註)上項借款均有確實擔保。政治借款四起中，惟格萊斯浦公司約四百六十萬磅以鹽稅收入為擔保，其餘三起均以關稅收入為擔保。鐵路借款中京漢、湖廣兩鐵路部分為鹽稅收入，其他則以各該鐵路及其收入為擔保。威格斯借款的担保為雜收入。

除上列外，擔保未確實的借款，約達確實擔保借款的十分之一，推定為四百萬磅以上。

直接投資，雖無正確的調查，據國民政府立法院統計處劉大鈞氏一九二九年所調查的如左：

事	業	調查公司數	已繳資本	元(註一)
一	鑛山(註一)	?	二五、〇〇〇、〇〇〇	
二	電氣、自來火、自來水	七	二五、二五四、八五七	
三	造船廠、機械、建築	一八	二八、一六四、七四六	
四	不動產	二五	九七、四三一、一二六	
五	娛樂機關、旅館、其他	一三	一七、六八七、〇七〇	
六	製業	五六	六〇三、九四八、二五九	

七百	貨店	四	七、七四〇、六一三
八	貿易	一二九	九六、九六一、三八四
九	船	一七	一四五、九三〇、一九六
十	銀行	六	七二、〇五九、六〇三
十一	保險	五九	三〇一、五九八、一八四
十二	橡皮園	四〇	二七、四七三、六三一
十三	其他	三九	九、五九六、八四七
總計	?		一、四五八、八四六、五一六

(註一) 銀圓計算，一磅約九·六。以金圓較高時為標準。

(註二) 上表據劉氏「中國的外國投資」英文本一一五——一一六頁錄出。在原文中的鑛業投資，已收資本祇有九萬

元的公司一個，可斷言是不止這些的。英人鑛業投資中最有名的，如直隸省的開灤煤鑛（資本金計二百萬磅中

英各半）門頭溝煤鑛（資本金約三百萬兩中英合辦）及河南省的北京信託公司的煤礦（資本金一、二四

二、八二二磅，道清鐵路即爲這煤礦而築。就以上的三者而言，已在二百四五十萬磅以上了，故上表第一項及其他數，不依據劉表。）

上表以已繳資本爲基礎，其實際投資額必有不少的錯誤。但在調查困難之中，以此爲直接投資的資料，也值得尊重的。惟須注意者，劉氏也說到：如銀行、保險、船舶、橡皮等各企業，其實際所投的資本，不過占其幾分之一，因此，劉氏估計直接投資的總計約爲六〇%。故元來統計數字爲八萬萬五千萬銀元，加上三大鑛業資本，約爲八萬萬七千萬銀元。（約九千萬金磅）更加前面所述的確實與不確實所借款投資四千五百萬磅，總數約爲一萬萬三千五百萬磅，約美金五萬萬七千萬元，則與前節所列的十萬萬美金乃至十二萬萬五千萬美金，還不到半數。故以已繳資本爲基礎的劉氏的計算，自然不能算是一個確實的推定；但在我們未得到其他關於以事業爲分類的直接投資的資料以前，特添注一點意見，採用了暫作參攷。（日本經濟聯盟編的『中國財政經濟要覽』曾將該統計依式採用。）

那末，英國對華投資，如爲十萬萬美金，則與其外國投資總額的一百九十五萬萬美金，（約三十九萬萬九十磅）約占五·一%，較之貿易的〇·五——一·九%比率，可知所占的地位是很大。同

時，再與同量的日本的對華投資，其地位則占九〇——九五%者相比，其輕重關係之大，自然可以使人驚訝了罷！

其次，把各種投資的性質來分析一下。借款投資中占六〇%的政治借款，由關稅為擔保，此與其他各國執有同樣借款者互相提攜。故在中國得到了關稅自主權以後，以前所爭的共同管理關稅的指導權，已轉換方向而為共同監視了。

供款投資的四〇%為鐵路借款，無論何地，都是鬥爭的與排他的。別國資本與其鐵路相接近，即竭力予以排斥，甚至該鐵路材料供給，也非獨占不可。這因為鐵路材料，用某種型的貨物以後，倘使一度改換了他型，以後便不易改變了。英國的鐵路投資，依據上面所講有許多鐵路的敷設權，其投資的性質的根底之深，可想而知。

事業投資中，上面已說過，統計不甚完全，詳細的觀察，自較困難，但是製造工業中，占有六萬萬元，與鑛山，電氣，自來火，自來水，造船，機械，不動產等的各公司之資金合算起來，則為八萬萬三千元，（除勃來枯斯里的建築物外，祇不動產的現實投資為四萬萬美金）占事業投資總資本——銀行，保

險，船舶，橡皮園等在中國以外的許多投資的公司資本加入在內——的六〇%。這樣的固定投資的比率較多的原因，是前述的鐵路投資均須在內，因此，對於中國以國內資本收回利權（註）——收回租界地撤廢治外法權等——不能不表示反對了，故英國對於中國政府的強大化，全國的統一化——其主要的向美國作依存的關係——不能不予以妨礙，例如南京政府委曲地與奉天政府聯合，也曾經受英國的阻害，其原因就是在此。

（註）英國的鐵路投資，均屬借款投資。利權鐵路祇廣東至九龍間的一小部分（二十二哩）從這點看，鐵路利權的收回，殆無懸佈可言。

但是英國的利害關係，不祇限於這一點，他們當然希望中國商品及資本市場的積極擴充，但是怎樣才能夠使中國的購買力與資本吸收力高起來呢？最快而且最容易的方法，是要中國迅速地資本主義化。如是，則機械、鐵路、船舶等都成爲必要品了。中國現今的資本主義化，還是沒有立在階梯上的國家，所有的領域內，還閉塞着不會發展的國家，這種方法，或者可以開拓中國的市場亦未可知；但是如其這過程繼續後，在中國市場中，同時必有其他強烈的競爭者。英國在坎拿大、澳洲，固然已得到

了經驗；便是在純殖民地的印度，也飽嘗着有這樣進行中的形勢。假使這是擁有大資本的美國那樣，目下雖沒有在中國確定立場；將來中國資本主義化了，他就有更大的資本，仍可以為自己所隸屬，這自然是另一問題；然而取守勢的英國，決不致於像別國的敢冒這樣的危險罷。所以英國不如固守現今在中國的投资及商品市場的地盤，較為得計了。因此，中國的分裂，他祇要選擇危險較少的市場。那末，英國的地盤在何處呢？東三省呢？南中國呢？當然是中國南部了。十萬萬美金的投資在東三省者祇二千萬美金不過占二%，貿易方面其情形大抵也如此。

英國對華貿易中在東三省的地位（單位一千海關兩）

年 份	中 國		英 國		部 計	英 國 與 東 三 省		括 弧 中 為 對 中 英 全 體 的 %
	輸 入 中 國	輸 往 英 國	輸 入 東 三 省	輸 往 英 國				
一 九 二 八 年	二 三, 七 五 七	六 一, 〇 六 四	一 七 五, 八 一 〇	六, 七 五 〇 (五·九)	一 三, 七 五 〇 (一三·五)	三 〇, 五 〇 三 (一三·七)		
一 九 二 九 年	二 九, 一 四 九	七 四, 三 三 四	一 九 三, 四 八 三	九, 六 二 一 (八·一)	三, 六 三 八 (三·一)	三, 三 〇 九 (一六·三)		
一 九 三 〇 年	一 〇 八, 二 五 六	六 二, 六 六 九	一 七 〇, 九 七 七	一 〇, 五 四 四 (九·七)	一 〇, 三 五 〇 (六·六)	三 〇, 八 六 九 (一三·三)		

比之投資額的比率稍大，但其利害關係則仍在占貿易額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南部。從而上述的

意見，如果沒有錯誤，那末英國對於東三省較之中國南部，其支配慾自然較弱；而且利用中國的不統一的機會，尤其在最近，其利益有被美國侵蝕，必須努力地保護的了。因此，現在的態度，雖屬幫助南京中央政府，但其實並不希望南京中央政府併合東三省，而使國家強大化。其惟一目的，想使南京政府，再隸屬於其自己的勢力之下而已。所以占有慾更較強烈，將東三省攞在自己勢力範圍之下的國家，（指日本譯者註）如果還要有伸手向中國南部去發展，那末英國自必有更強硬的反抗了。

三 在中國伸展勢力的美國

日美兩國，同為資本主義的後進國，其地位極相類似；而其對於中國的政策，也頗多類似。這兩資本主義國，跟隨在先進國之後，在中國的貿易以及投資的地位，都有與先進國並駕齊驅的必要。（其必要的程度與性質，自非完全相同。）而在貿易方面，這種要求慾比較的是容易實現的。而投資就沒有這樣容易，這為什麼呢？投資，在經濟上的性質，是固定的反覆的，而且是排他的。例如先進各國，曾經投資的地域，其政治的勢力範圍，異常堅固。日美兩國，欲在中國作投資事業的發展時，歐洲的先進資

本主義國，如英法德及用法國資本的活動的俄國，幾乎把全中國的地域，都已被分別的爲他們的勢力範圍了。於是這兩國，都不能不想把這些勢力範圍躡走了，才能獲得他們所要侵略的市場。所以兩國看准了這樣預定的方針，逐漸地向着這排他的或取聯合的戰線的形式而進行。

這點，在過去十餘年間，爲日美戰爭危機的萌芽，就是現在，也是使日美兩國關係險惡的原因。我們在國際聯盟中，聽到白里安立先頭，而美國的特派員却默然不願表示，更由其他的信息，美國不願參加聯盟，對於東三省事變，袖手旁觀，凡此種種都是給與我們的印像。美國爲什麼這樣冷淡呢？對於這問題，如分析了美國對中國的利害關係，或者就有相當的回答了。先述貿易關係。

(甲) 貿易的大發展

中美貿易的飛躍，左表的文字明白地表示着（單位千海關兩比率對中國全貿易額）

年 份	由美輸入中國		由中國輸往美國		合 計
	實 數	比 率	實 數	比 率	
自一八六六年至一八七〇年平均	六七六	一〇五	六八二	三二八	七四九
					六三三

自一八七六年至一八八〇年平均	一、五七五	二·一〇	七、九七二	一〇·九〇	九、五四七	六·四四
自一八八六年至一八九〇年平均	三、七三五	三·三八	八、五六三	九·七四	一二、二九七	六·二〇
一九〇〇年	一六、七三四	七·九二	一四、七五一	九·二八	三二、四七六	八·五〇
一九一〇年	二四、七九九	五·四六	三三、二八九	八·四八	五七、〇八八	六·六
一九二〇年	一四三、一九九	一八·〇六	六七、一一一	三三·六	二二〇、三二〇	一六·三
一九二八年	二〇五、五四一	一六·九	二七、二〇五	二二·八三	三三三、七四六	一五、二
一九二九年	三三〇、八四四	一八·〇二	一三七、八三六	一三·五七	三六八、六八〇	一六·〇五
一九三〇年	三三三、四六六	一七·五〇	一三一、八八〇	一四·七四	三五四、二八六	一六·五

數字中所含的偉大的發展，在英國的貿易欄中已說過，這裏更有兩點可以指摘：(1)美國的對華貿易，輸入中國較之其輸出更占重要的地位。(關於此點，英、日兩國的關係亦復相同，在這裡乘便一說：中國自一八九〇年以來，終是輸入超過輸出。因此，中國在決算上，更加以多量的賠款與非生產

的借款等，利息的支付等的負擔情形怎樣？一部分是海外僑民的匯款，其他，是借入外債與滯納利息，這樣，勉強的湊合——自然不能時常相合）（2）美國對華輸出，其發展最顯著者，為歐洲大戰時的
一九一〇——一九二〇年十年間。這時期的發展，不但增加六倍，（其前後各十年中增加約一倍半）而且，在中國全輸入貿易中的地位，由五・四％而至一八・〇％，在這點上，美國對華輸出的顯著的發達，就是由參加歐戰的戰爭國中所奪得的。（與此並行的投資上的地位，是如何的奪取與努力，以及與貿易情形不同而致失敗的原因，當在以後分述。）

上述的發展，祇是美國一般的情形，下表更顯然地表示其急激增加的數字。

美國對外與對華貿易比較表（單位千美金）

美 國 全 貿 易	對華貿易（括弧中為對全貿易的比率）	
	由美國輸至中國	由中國輸往美國
一九一三年	由美國輸出數 輸 入 數	由美輸至中國 由中國輸往美國
二、四六	一、八三	一、五（〇・九〇）
		五〇（一・一一）

一九一九年	七、九二〇	三、九〇四	一〇六(一·三三)	一五四(三·九五)
一九二八年	五、二八	四、〇九一	一六六(三·三三)	一五七(三·八三)
一九二九年	五、四三二	四、三九九	一五六(二·九七)	一八三(四·一五)

這就是全中國輸入貿易中，美國已增加至三倍，由〇·九〇%而增至一·三三%，更激增到三·二三%。這是美國資本在中國市場上活動，可以注目的理由之一。

又美國的對華貿易，在中國特別發展的，為東三省呢？還是中國南部呢？可看次表。

美國對華貿易中在東三省的地位

	中 美		全 體	
	由美輸入中國	輸往美國	美國與東三省(括弧中為第三省對中美比率)	東三省輸往美國
一九一三年	三五、四二七	一一、五〇三	二、五〇三(七·〇六)	一三二(〇·三五)
一九一九年	一一〇、三三七	一〇一、一一九	一九、五〇一(一七·六九)	一〇、三九八(一〇·二八)
一九二八年	一一〇五、四五一	一一七、一〇五	一九、六三七(九·五五)	六、九三(五·四四)

一九二九年	三三〇、八四	二七、八美	三五、七六(一一、七)	一〇、〇三美(七、二)
一九三〇年	二二二、四六	三一、八〇	二〇、七九(八、九)	六、九九(五、三〇)

在歐洲大戰的六年中，對華輸出約增三倍；對東三省輸出則達八倍左右；但以後對東三省輸出，則並無發展。對華輸出的增加數，完全在中國的南部，所以從這裏，可知除戰事及戰後的短時期以外，貿易上美國對東三省無特別可注意的理由。

乙 階梯還未確定的投資

美國對華投資總額，如上所述，約為二萬萬乃至二萬萬五千萬美金，其種別如左：

借款投資 約四千九百萬美金

直接投資 約一萬萬乃至一萬萬五千萬美金

文化事業費 約五千二百萬美金

這數字，在美國的國外投資總數百七十五萬萬三千萬美金中，不過占一%內外，故就美國對華

投資而論，數量並不多，要明白他的理由，與其從現實的數量來分析，不如推究對華投資失敗的原因，比較格外來得重要。

我在前面說過，日美兩國資本，都選定以東三省為投資的地點。但當時的東三省，是俄國利用了法國的資本，已經被俄國要求為其勢力範圍了。日美兩國，為直接排除俄國的勢力計，甚至以國運互相決戰。然而結果，在東三省擔任戰爭的責任及發展的絕對條件，反被日本佔有了，美國對於日本，祇供給了三萬萬六千萬日金的戰費而已。排除俄國的戰爭完了以後，東三省是以誰的資本來替代呢？美國資本，想與日本資本以平等權利參加鐵路及其附屬的一切權利（一九〇五年的哈利孟的滿鐵收計劃）但被日本資本主張獨占而遭拒絕了。因了這樣，祇要獲得一定利息而已認為滿足的英國資本，遂乘機而進入到東三省了。（一九〇七——一九一一年間，分四次約一萬萬四千萬圓的滿鐵會社公債，在倫敦市場應募。）

由此，日美兩國關於投資獨占的爭鬥，露骨地展開了。美國資本因為在滿鐵的不能插入，對於這競爭線中的投資問題，曾計畫過幾次（一九〇七、八年的洲滿銀行案）但因光緒帝的急死，與政

變關係，十有九分已可成功的乃歸泡影了！第三回提倡滿鐵及中東鐵路，形式上歸還中國，實質上則由日、俄、英、美（並得由德法加入）的資本的共有物，（滿洲各鐵路中立案一九〇九——一九一〇年）並主張如果此案未能通過，擬再實現一滿鐵及中東鐵路的競爭線，（同年的錦璦鐵路利權）然而這中立案，也因日本的支持，英國與俄國的支持，以及法國的反對而失敗了。這是美國對東三省關於日本鐵路的最後的策動。在日俄戰爭以後的不久，曾經想買收中東鐵路，但結果也不能成爲事實。一九二九年爲中東鐵路中國想收回其利權，曾與蘇俄挑戰，俄國會宣傳謂中國的背後有美國的資本的，這是我們的很新的記憶。

與提倡東三省鐵路中立的同期，即一九〇九年，美國總統塔夫脫氏與清朝攝政王乃作直接交涉，曾成立加入英、法、德的六百萬磅的鐵路借款。（湖廣鐵路）其後，美國爲開發東三省的農業，金鑛，各項工業的投資及改革中國幣制的資本供給，曾單獨獲得一千萬磅利權的借款，惟因英法德的要求，乃改爲四國的共同投資。但這幾項，都因中國的辛亥革命而未能實現。美國名下所支付的湖廣鐵路借款五百萬美金，直到現在，連利息都還不曾付，如今本利已滾到八百萬美金了。

歐洲大戰中，因美國資本主義的大飛躍，在中國的各項利權，曾獲得漁翁之利，其中最大的，爲延長千百哩的鐵路利權，這是掩有六省及一特別區的廣大的地域，但是這大利權，也與競爭國的勢力相抵觸。也受英法及革命前的俄國的抗議。美國自不能不感到對華投資的困難，與打破勢力範圍的必要，故美國爲完成其目的起見，在歐洲戰後，由其發起成立英日美法的四國借款團，同時召集華盛頓會議，決定門戶開放的主張。這樣，至少在形式上是達到目的了。四國借款團的最大意義，爲打破舊借款團——這都是都認爲有勢力範圍，對於各地的經濟投資，均須由各該國所獨占，惟政治借款可以共同——使一切的經濟或政治借款，均由借款團共同進行，從而所謂勢力範圍，至少是新的投資是不受限制了（但日本在東三省仍主張有特權，一部分亦被否認了）。然而由這苦心經營的結果，美國對華投資本有大規模進行的可能的借款團，也因爲中國忌避這獨占性質的聯合投資，以及中國自身政局的不定，這新借款團，連一塊大也不會借出而竟然死滅了。

據上所述，美國最顯著的借款投資，到現在可說是全無成功。祇有最近上海中心及其他地點的直接投資，則在活動中。例如一九二九年三月由德國資本買收上海電氣局，（約五千萬美金）一九

三〇年七月與南京政府交通部合辦中國航空公司，（美國資本爲一千萬元的四五%）一九三〇年七月以七百六十萬美金由英人之手，而買收上海電話公司。（更追加投資二千二百萬兩。）

丙 給美國的兩條道路

就以上所說，可知美國資本的對華活動，不外乎排除競爭國的勢力範圍，而排除的方法有二。第一是奪取特定國的勢力範圍而代之；第二是否認一般的勢力範圍。歐戰前的在東三省活動，是第一項的失敗的例。歐戰後的新四國借款團，是第二項的半成功的例。但一樣是第一項的勢力範圍的獲得，如在前清時代的北京，比較還是團結的政府，而現在的情形就不同。以前在中央政府支配下的一地域內，受們中央政府的約束的；而現在的中央政府，多少終想「收回利權」，同時，維持政權又感到困難的時候，要中央政府承認勢力範圍，就不很容易了。所以勢力範圍的重新設定或者維持，不外採取妨害統一政府的陰謀，或將一定地方的勢力，在自己的威力下來維持。從而上述的第二方法，便是打破競爭國的勢力範圍，必須走在第一方法的後面，換句話說，是要統一政府的出現，幫助中國的分

裂呢？還是幫助統一呢？這就是美國所走的兩條道路，也就是美國的資本，究竟怎樣才有利益的問題了。

統一的傾向，必然的增強中國的資本主義化，故幫助中國的統一，是資本主義化惟一的條件，而任何國家，以新興的資本為最先發達者，則為輕工業，同時，交通機關亦不能不連帶地發展。因此，由中國的資本主義化而生的市場的變化，如機械鐵路材料及汽車等重工業製品的輸入，必激劇的增加，同時，輕工業製品的輸入減少，（關稅自主後的中國關稅率就含有助長這意識的）從而美國的重工業，必可開拓其市場。同時這些商品部分，可作為固定的投資，在一定的期間中，也得以榨取中國勞動者的血汗了。在這範圍內，美國幫助中國的統一，是有利益的。雖然中國的資本主義繼續發展以後，重工業亦必隨之而發展，不免與美國的重工業有相當的競爭，但這最大投資主的美國，在那時，資本的榨取，亦已有相當的發達與成功。且中國的自己的資本，要脫離隸屬的地位，至少亦必在幾十年之後了。（這是以資本主義的存續為前提的）

在別一方面，與上面的正相反對，是幫助分裂，設定勢力範圍。結局雖然要引起傾軋，而且也不能

阻止中國資本主義化，但至少使他緩慢起來，而且在這當兒，各勢力範圍保持國的資本，可各就其有利的方向，繞道通過而占有強固的勢力。不過，對於其他占有勢力範圍的競爭國不免引起其直接衝奪的原因，而中國政情的不安，亦更頻繁無已。故美國的要求中國分裂，比較統一為好，因為美國決不想以輕工業資本來發展中國，企圖獨占特定地域的資源，並固守其既得的勢力範圍的資本的。

毫無瞭解該怎樣打開目前世界恐慌的現局面，特別是資本家，他們決不會想到幾十年後的利益，他們的眼光，祇是注意處分股份，多量的分派紅利等問題而已。代表美國政府的大資本閱，他們對於將來的競爭者，在中國有怎樣的危險的侵害可以不管，而目下市場的擴張，便須十二分地注意。尤其目下美國資本所最恐慌的，是防範對於蘇俄的勢力。如其上面這些觀測不錯誤，則美國要妨碍中國的資本主義化以及統一的傾向等，自感到相當的強烈，而且是必要的罷。在這次東三省事變中，伸以操縱聯盟理事會者，究竟是誰呢？日美兩國政府大家秘密地所謂美國對日覺書的內容，是怎樣急遽地命駐日大使福勃斯回美，其任務又如何？都可從上面的推斷中去找尋了！

四 在傷心中的俄法

到俄國革命止，以金錢與武力相融通相勾結以發展中國的俄法兩國，自俄國革命後，因為借款的倒去，雖然在各方面都是猛烈地對立着，但是在中國的最北端與最南端，則一同掌有着鐵路中心的特殊的權益。

法國在中國的投资及貿易上的利益，數量極少，這已在前面講過。而法國在以前的南方各地，雖有許多特權，但彼時沒有利用的力量。故法國最所關心的大事件，為防備不致于失掉法屬的安南，廣州灣的租界權，與雲南省的鐵路。（這與日本的滿鐵俄國的中東路以及英國的廣九三鐵路同為外人權力下四利權鐵路之一）所以對於中國的强大與統一，自亦為其反對的基礎。而這次事件，法國以國際聯盟的力量，站在先端，對日作抗議，當然不是為了妨害法國的什麼利權，這無非是中國以外的利益為基礎，就是法國在歐洲的利益。換句話說：是法國要美化在歐洲的霸權，能夠守住為自己便利的國際聯盟的威權而已。如果我這觀察是對的，那末法國的主張，祇要形式方面可以貫徹，便可滿足，而在實質方面，還是希望中國的分裂，為其解決方法。

蘇俄對於中國，也在保守其中東鐵路——這是對華投資的全部商業上以及政治上為蘇俄對

華活動的最大的根據地——故與法國抱同一的願望。而且中國的資本主義的統一，是對於蘇俄勢力的一重屏障，自然對於中國這樣的統一，是反對的。但是，這次事變的發展，在東三省方面與日本的利害關係却有微妙之點，其立場却與法國的在雲南大有不同，那末蘇聯對於東三省事變，其關鍵如何呢？當初對於中東鐵路與蒙古等，自須強固其地拉，如果當時有這力量，自然要積極進行的。即使現在，蘇聯的根本立場，爲其主義的發展計，恐也不致於放棄的，但目下正在五年計劃的建設途中，利用資本主義各國的工業力，必須保持其相當的和平，蘇俄對於日本，也不得不竭力地迴避了。所以這次事變，在蘇聯所希望的，怕就是固守其舊有的地位罷。

就以上所述，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東三省事變中的五大國，大體是整理其兩種的對立（1）現在爲日美，（2）由事件的發展而爲日俄，在（1）表面上英法兩國似與日本相對抗，但祇要日本不再伸手到南方，就不再與日本相支持；但這亦爲將來對於其他陣營的分裂的要素之一。但是在（1）的方面對立的四國由（2）的對立而發展，這是必然的結果。（中央公論十二月號）

滿洲問題之國際化

橫田喜三郎

本篇及下篇滿洲事變與國際聯盟，曾載十月二十八日及十月十六日上海申報。橫田氏爲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經濟部教授，在日本學界中頗有權威。本篇爲經濟學會的講演稿，下篇載在帝國大學新聞第四百號中。兩文本其學者的態度，對於這次事變，均有確實的批評。其中抨擊日本軍部的所謂自衛行動，國際聯盟的干涉，認爲正當等，均屬根據事實立言，洵當難得的文字。

我對於滿洲問題，以第三者地位裁判官之態度，作公正之說明，諸君聽之，或視爲無味，或有不樂之感，故先聲明。

依報章之記載而爲研究滿洲事件之根據，則不能不令人有懷疑之點。

當事者之軍部，以此次事件是局部的問題，而聯盟與美國，視爲嚴重，稍露干涉面目，則軍部非公

式拒絕反對第三者干涉，就此種情形觀察，則此問題已成爲國際化。

在未說明此問題已成國際化之前，先將滿洲事件發生之事實，向諸君申叙之。

中國破壞鐵路，設是確實事實，日本軍隊，加以反擊，此爲自衛權之行使，進而因追擊軍隊，佔領北大營，亦可以自衛言之，然攻擊北大營，同時開始攻擊遼甯，則可真爲自衛乎？

中日衝突發生，基於鐵路之破壞，據確實消息，所破壞之鐵道，不過二米特。(Meter)其時間爲九月十八日下午十點三十分，僅有六時半之時間，其佔領地點，北抵四百克米突(Kenneter)遠之寬城子，(十九日午前四十四分)南至二百克米突遠之營口，(同日五時)此果爲自衛權乎？然有一事須注意者，中國之全然取無抵抗主義，凡其佔領之地，並未經過戰爭。

後以吉林形勢險惡，二十四日軍部以獨斷之態度，調動朝鮮軍隊，出兵吉林，該日夕刊記載，一舉而得吉林。蓋吉林之軍隊，亦無戰意也。當日閣議，陸相要求出兵，外相反對，經閣議通過反對出兵之意見。而朝鮮軍隊仍然出動，此種動作，未免太過於敏速。

聯盟因此次事件，受非常之刺激，於十九日開非常理事會，二十二日該會決定勸告中日兩國，(

(一) 防止事件擴大；(二) 在可能內速即撤兵。

就此事論之，聯盟是否應該干涉，然據聯盟第十一條之規定：『有戰爭或戰爭威脅之時，為擁護國際和平，聯盟應以適當有效之方法處置。』

滿洲事件，若以是無戰爭行為，頗似疑問，然最低限度，可為戰爭的威脅。

我並不是說此次滿洲事件，日本含有戰爭意思，至少日本人民無絲毫戰爭之意念。但是戰爭發生，多是由於先有軍事上衝突，而後在不知不覺中，成為非戰不可之勢，於是引起戰爭。當起初時，大多是未含有戰爭意念，此次滿洲事件，是我國軍隊，侵入他國領土，則此種事情，當非簡單，其發生亦不容易。

故就此次滿洲事件之情形觀察，確含有戰爭威脅之性質。

其次，由日本方面言之，假使日本是行使自衛權，應有勸告之必要，故從此點觀察，完全不是出於自衛。

上面業已講過，日本軍隊在六時半時間以內，所佔領地點，自營口至吉林及滿鐵沿綫，各重要地

方完全佔領。如此之迅速迫急，設非使用威脅之兵力，何成如此之事實。且在滿洲事件未發生以前，日本軍從錦州向奉天移動，稱爲演習，適是時遼甯忽然發生此次事件，此種情形，蛛絲馬跡，不無可尋，則日軍之行動，誠可稱爲敏銳感哉！

以吉林惡化，由朝鮮出兵吉林，則將吉林佔領，但是在滿鐵勢力外之哈爾濱，形勢險惡，僑民恐慌，且日本軍隊離該地甚遠，其情形嚴重，有發生危險之可能性，恐較吉林爲甚，何不出兵，豈不令人懷疑乎！

要之，佔領北大營以至遼甯，此種行動，稱爲自衛行動，實在勉強，是完全越過自衛權範圍。

或以此次佔領遼吉，乃先發制人，以全自衛，實非得已，蓋中國軍隊在遼吉者有二十二萬，而日本軍隊將從朝鮮調往遼吉之四千兵士及在滿駐軍，總計之不過三萬四千，衆寡相差懸殊，日本爲自衛計，不得不先發制之，佔領遼吉。然此說似覺有理，而細察則知其非，爲先發制人而蹂躪國際公法，未免失當。在歐洲大戰前，德有此行爲，在歐戰後，則無先例。故在法律上是認爲戰爭行爲，聯盟爲防止擴大，當有提出討論之必要，此爲理所當然也。日本接國際聯盟勸告後，政府受軍部之壓制，在事實上是未

防止擴大，再其次，就國際勸告第二點撤兵言之：

在兩軍對立時，有衝突危險，爲確保和平而最適當有效之方法，是無疑義的。以撤兵爲最好，現在日本軍隊駐於南滿鐵道附屬地以外，朝鮮軍隊亦出動滿洲，爲確保和平，當然要將已越過駐軍權地點之軍隊，全數撤回。此爲當然之措置。總之，根據聯盟勸告及其勸告之內容，完全正當，並無越權行爲，及不正當之干涉。日本接受聯盟勸告，在形式上是自發的，與國聯取同一之處置，業已宣言。美國在九月三十一日，亦對日本發出勸告，其內容：（一）防止滿洲事件之擴大，（二）日本不得利用中國之現勢，取得特殊利益。美國勸告第二點，是根據華盛頓九國條約第一條第四項，不得因中國狀況，乘機營謀特別權利，而減少人民友邦之權利。此乃當然，日本亦完全接受，九月三十日日本對聯盟回答第二點：（一）日本以適當之手段，防止擴大。（二）在滿日人之生命財產，得確適之保障後，即撤兵。當聯盟閉會前，此爲日本堂皇之誓言，今就以上二點論之，已實行否？關於第一點，不但未防止擴大，且在十月四日，日本飛機暴擊錦州，此種行爲，是顯然干涉中國內政之表示。軍部尙以爲是自衛權之行使，是出於不得已，因日本對於錦州之中國軍隊，感覺威脅，派偵察飛機往錦州偵察，遭中國軍隊射擊，事出意外，

不得不擲炸彈。

但是在錦州事件未發生以前，日本軍部主張（一）以斷然手段排除張學良一派之惡政徒，（二）絕對否認錦州政府，並在錦州空中發表宣言，雖經軍部否認，事實如何，尙不得而知。

此空中擲彈行爲，是完全干涉中國內政，破壞國際法。

僅以飛行機在錦州飛旋一事而論，亦是嚴重問題。

今年橫斷太平洋成功之美國人塞譯，僕恩河二人，在今年夏際，於日本領土內空中飛行，照攝要塞影片，日本全國大爲騷動，以其侵犯日本自主權，罰金二千零五十元方算了事。

錦州離南滿鐵路，甚爲遼遠，時派飛行機前往偵察，此乃侵犯中國自主權，况以爆彈擲擊，更爲違反國際法，縱令日本飛機是爲偵察而飛往錦州，遭中國軍隊之襲擊，應當逃去，而不應擲彈。且依英國代表在國聯報告，中國軍隊在錦州並未設高射砲，亦未對日本飛機襲擊，是滿洲事件逐漸擴大，國聯以日本政府已失去統制日本在滿軍隊之能力，以致發生暴擊錦州事件。故法外相白里安在國聯理事會席上演說日本政府以錦州事件，是由於排日而引起，殊不以爲然。實際上是日本違反前約，實行

撤兵問題，芳澤大使在國聯聲明使用兵力，是實行自衛權，撤兵無問題，但是至今尙未履行前約，並解決一切懸案爲先決問題之傾向，國聯爲此，特於十月十三日召集聯盟理事會，日本有大多數人主張以滿蒙關係日本生存甚鉅爲擁護生存權，故對滿洲問題，決不能退步，可是爲生存權只以用兵爲上策乎？此不解而自明矣。軍部以滿洲在國防上，甚爲重要，不得不佔爲己有，循是理言之，滿洲在日本軍事上固甚重要，而中國全部，于日本軍事上，亦甚重要，則亦應佔領乎？中歐在日本軍事上，亦有相當重要，則亦取而代之乎？果如此，煤在軍事上佔重要之地位，則法國塞耳 *Saier* 之煤礦，日軍亦必須佔領，天下寧有斯理耶？日本以滿洲事件，是局部問題，斷然拒絕國聯干涉，從以前之情勢觀察，滿洲事亦非局部的，縱令當事者言之有理，而在事實上，國聯已解決之案件，不少類似滿洲事件者，例如波爾維亞巴拉圭衝突事件，國聯斷然解決，則此次滿洲事件，又何能爲其例外也。有以此次滿洲事件之發生，是由於中國不解決一切懸案及不履行條約，吾人就實際情形論之，果如斯乎？抑非然耶？

(一) 鐵路問題 日本以中國建築打通綫與南滿鐵路並行，是違反條約，而實際上則不如斯。滿鐵綫與通打綫相隔百英里，並飛並行，若以通打綫與滿鐵路是並行，則無異於日本東海道綫與中央

綫是並行。

(二) 鮮民問題 鮮人有種稻之技術，中國人在最初頗表歡迎，迄後日本不許鮮人歸化中國，故雖已歸化之鮮人，而日本人仍以鮮人作爲日人看待。中鮮人民間發生糾紛，鮮人則報告日警，假日警之力，壓迫中國人，而日警頗袒護鮮人，於是中鮮人民間之感情，漸漸不融。及至最近，日人特占袒護鮮民，故發生許多糾紛問題。

中國官吏對於鮮民，並不是特別壓迫，其對中國人民，也是一樣壓迫，故在滿洲鮮民所受之壓迫，決不如中國人民所受其官吏壓迫之甚也。

設日本不如其宣言所言，決不撤兵，國聯應如何措置？此問題須有相當之注意，據國聯規約第十六條：『國聯會員國對於被侵略國自動的予以經濟上之援助，同時對於侵略國實行經濟封鎖。』例如 Bulgaria 與 Greek 發生衝突，國聯派委員前往調查，對雙方當事國，勸告撤兵，而意國之委員，爲 Albania 人殺死，於是意國出兵佔領其長年垂涎之加弗 Corfu 島，國聯即出而干涉。國聯對於滿洲事件，不取類似 Bulgaria 與 Greek 衝突時之態度者，或由日本爲一強國，在國聯有相當之地位，故

未取此正當之辦法。

日人多以國聯不明瞭滿洲情形，謂芳澤在國聯理事會演說日本立場，其詞有十五頁之長，無異教出席國聯各代表，此說未免淺薄。其實國聯對於滿洲內容，知之頗詳，所以躊躇者，因日本在國際上有相當之地位耳。

現多以解決滿洲問題，須舉國一致，則可獲健全解決之結果，今政府與軍部處對立之地位，與大戰後之德國相似，日本將來難免不有德國大戰後所成之狀態。

事實勝過雄辯，言論應當自由，故余以第三者地位演說，只顧及事實與真理，故任意放言，乃真爲健全的自由。

滿州事變與國際聯盟

橫田喜三郎

一

據傳僅因數密達之鐵道被人破壞之事件，而南滿洲之要地，幾全爲日軍所佔領，更由軍部之獨斷，自朝鮮越國境出兵。事件擴大至此，致招聯盟撤兵之警告，於是軍部始喫一驚，即用非公式聲明，不在聯盟所應容喙之範圍內，或斷然排斥第三者之干涉。然而聯盟之勸告，果爲越權之行爲乎？果爲第三者不當干涉乎？請不從利己的立場，用公平正當之學者的態度，對此問題一考察之！

二

聯盟據規約第十一條，爲防止事件之擴大及撤兵之勸告，茲先應討論之問題，爲根據規約第十

一條之勸告有當與否是也。該條約規定，凡遇戰爭或有戰爭之威脅時，為擁護國際平和起見，聯盟應取適當而有效之措置。

今滿洲事件不為戰爭，然為有戰爭之威脅則無疑義。本來日本無欲戰之意思，最少一般之國民，絲毫無此意思，然而戰爭不必由自初即有戰爭之意思而起，由前方軍隊之衝突，不知不覺而引起戰爭之事，亦復不少。而且此種衝突，尤以如滿洲之事件，他國之軍隊出動於一國之領土內時，容易發生，故此大滿洲之事件，與條文所謂有戰爭之威脅之時，恰相適合。

由此結果，聯盟依規約第十一條而勸告，不能謂為非當然之事；然則聯盟所勸告之內容果正當乎？如前所述，規約上所規定為擁護國際平和，應取適當而有效之處置，就勸告之第一點防止事件之擴大觀之，我人不能不認為此種勸告，完全為有理由。軍部主張最初全為自衛上必不得已之行為，然嚴正公平觀之，軍部一切之行動，果能以自衛權而說明之乎？

鐵道之破壞，認為事實，對於正在破壞之軍隊，加以反攻，確為自衛權之行使。或進一步，追擊此軍隊而佔領北大營，欲謂為自衛權之行使，亦無不可；但對攻擊北大營，幾於同時竟對於遼寧城內開始

攻擊，亦得謂爲自衛上不得已之舉乎？况由破壞鐵道之衝突（十八日午後十時半）僅六時間內，距四百軒之北之寬城子竟被佔領（十九日午前四時四十分）距二軒百之南之營口，亦被佔領（同日五時）果亦可謂爲自衛上不得已之行爲乎？而且此等地方之佔領，幾於無抵抗而行之，此尤不能不加关注者也。更進一步，藉口吉林與哈爾濱之形勢危險，二十一日以軍部之獨斷，自朝鮮越國境而出兵，是日之夕，據報「日軍一舉佔領吉林，吉林軍全無戰意」（二十二日東京朝日新聞）而且傳聞當日閣議，陸相要求出兵，外相反對，終至不能決定。

依外相之見解，危險之程度，不至急迫至此，實際上以吉林無抵抗而竟被佔領一事思之，不能不謂外相之認識爲正當矣。由此觀之，最初之衝突及北大營之佔領，縱可謂爲自衛行爲，至其後之行動，能一切認爲依據自衛權乎？抑不能乎？此殊充分成爲應行研究之問題，在此形勢之下，聯盟因事件之擴大而勸告，欲不謂爲極適當之措置不可。

勸告之第二點爲撤兵，此亦爲當然之事，普通軍隊對峙而有衝突之危險時，對於確保平和最適當而有效之措置，非撤兵不可，自無疑義。此次滿洲事件，日本之軍隊進出於有駐兵權之鐵道附屬地

以外，自朝鮮超越國境而出動，故以先撤去此等軍隊，始能確保平和，不能不謂爲當然之措置。

要之，聯盟之勸告，無論就勸告之根據及勸告之內容而言，全屬正當，決非越權之行爲，亦決非不當之干涉。

三

日本承受聯盟之勸告，形式上似會宣言已自動的取與勸告之同一處置，無論如何，因聯盟之勸告爲正當之舉，日本承受之爲當然之事，所餘之問題，爲實行而已。不消說，非公明正大忠實而實行之不可！

就勸告之第一點而言，幾於不成問題，吾料事件當無擴張至此以上之可能性，今所成爲問題者，第二點是也，傳聞最初軍部，欲乘此機會，將關於滿蒙諸懸案一舉而迫其解決，主張不至容納爲止，決不撤兵，外相終亦同意。然接聯盟之勸告，政府會聲明本有自附屬地外撤兵於附屬地內之準備，而且最近不特不以外交交涉之成否，并不以其開始爲條件，對於聯盟發表至能確得安全之保障，卽行撤

兵，此固爲當然之措置。如果出兵，僅因自衛，則迫切之危害一去，在理應即撤兵。假如提出與此無直接關係之問題，而主張不能容納其要求之時，決不撤兵，則出兵果僅爲自衛與否？徒足啓人之疑竇而已。外交部抑制所傳聞之軍部之主張，不問外外交涉之成否，及開始與否，即獨立對聯盟公約撤兵，此雖屬當然之事，然亦足多矣。

今所餘之問題，爲此公約應忠實而實行之耳，不能以未確得安全保障爲口實，而違反公約，尤以反對聯盟之共同調查與視察員之派遣，在日本所負之責任，更爲重大。無論如何，非公明正大履行公約不可，而且此決不悖對於聯盟及美國有對外的責任而已，無寧第一爲對於國民之對內的責任，對於僅信爲因自衛而出兵之一般國民，有重大之責任。

四

對於聯盟之關係，此事件并不全告完結，爲非注意不可之事。固然戰爭之威脅已去，僅就規約第十一條而論，對於聯盟之關係，業已告竣，但關於事件解決之交涉，則從此開始，尙有所謂滿蒙之諸懸

案，以此等爲撤兵之條件，分明爲不當，已如前述。但於撤兵之後，早晚對此之外交交涉，自當開始，此事如能以二國間之交涉解決，自無問題，如仍不能解決，則依規約第十二條及第十五條，亦得成爲聯盟之問題。

如中國以此問題提出於聯盟，當然日本非應之不可，如日本不欲以武力爲背景，強行其不當之要求，自應提出聯盟，作堂堂之主張，如強辭回避，是無異自白其要求之不當而已。

吾人非自始卽反對二國間之單獨交涉者，僅就萬一不能平和的解決之時而言之耳。如此時再用兵力，則無論如何，無解決之餘地，且將明白違反聯盟之規約，此事不敢謂其無此可能性，故預爲注意及之！

要之，吾人雖不能明知其爲聯盟勸告之效果，抑爲外交當局自動之抑制，幸而軍事行動得於中途防止，不至擴大，然而事件則尙未解決也。第一爲撤兵之問題，第二爲外交交涉之問題。對於前者，吾人無寧非監視政府應忠守公約而實行撤兵不可，對於後者，吾人無寧非監視其關於正當之要求，只應用平和的手段而主張之不可。

強行軍部與幣原外交

佐佐弘雄

本篇說明日本資本主義第三期的將近沒落，與日本軍國主義者必然的走向汎繫主義的途上。並引述歐美最近關於汎繫主義的趨勢，及日本自歐戰以來政治的趨向反動，及其最近的經路。最後並論述幣原外交受制於軍部的因果，及軍人獨裁的必然性等。

一 汎繫主義化的一般的傾向

現在，政治的一般情勢，已經極度的表示了資本主義第三期的內面的腐敗。這就是經濟恐慌的如實的表現。同時，早已固定于恆久的恐慌，早已沈潛而不能活動的世界經濟，不論是在德國，是在英國，甚至是在美國，都表示了極度的苦悶，在此，想要解除這種苦悶的政治的企圖，正在暗中摸索。與登

堡的獨裁的國家緊急令和與許德拉（譯註，德國汎繫黨的首領）的會見，表示了怎樣的意義？麥克唐的政策自由的選舉口號，在何等的意味上破壞了向來重視選舉政策綱領的英吉利的習慣？假使將這種 Free hand 政策看做政治的白紙委任狀，那麼現在正在進行中的英吉利的政變，究竟表示了怎樣的意義？

尤其是在美國，雖則已經有了差不多和獨裁的權能近似的大總統制度，可是現在呢，也在喧傳着以十四大富豪的一百億金圓為背景的獨裁制度的運動。（據施沫特萊，巴特拉少將的談話）這種運動的規模及其振幅，雖則還不知道，可是這種企圖，在美國政界，同時也就是在國際政治，究竟表示了怎樣的意義？

現在，我們要看，在這種彌漫着政治的妖氣的國際雰圍氣裏面，日本政治上表示了些什麼？沿着這種強力地企圖防止國際資本主義之朽腐的政治的努力，在日本，也就無法推避地現出了強行政策的軍部。在意大利，自從汎繫政權確立之後，就採用了強硬外交，而對兩果斯拉夫引起了國際的爭執。丹農雪烏的演劇一般的阜姆征戰，就是這種行爲的在國內政權上的表現；在日本現在

政局，那是軍閥先在滿蒙發動，然後反射的地在國內政局上引起了血腥的反應。這種經過，和意大利的場合恰恰相反。××××××。假使以爲汎繫主義支配的發現過程必定要以從內向外的定式當作必須條件，那就未免墮于公式論了。從外向內的新例，在這兒也未始不能開創。在意大利，當時受了俄國革命的急激的影響，國內不斷的勃發了占領工場的行動，而且因爲當時的普洛列塔利亞支配，交混着無政府主義 Syndicalism 的指導，而沒有很好的統制，所以××××××，而招致了社會的混亂。因爲意大利存在了這種社會的條件，所以才馴致了從內的出現汎繫政權的趨勢。和這相反，新興中國資本主義政府的滿蒙奪還政策恰恰和日本侵略滿蒙的政策發生了正面衝突，所以擁護權益的政策，方才突然以採取了武力攻略的方法。對於破壞南滿鐵路而推進的兵力，儘儘一個師團。莫索里尼在米拉諾開始汎繫主義暴動的時候，也祇有數十名的××××××。

歐洲大戰之後，日本遭遇了許多次的恐慌。一九二〇年三月的恐慌，一九二三年的恐慌，尤其是經過了一九二七年的金融大恐慌之後，深刻而恆久的恐慌長期間的繼續下去，全經濟機構陷于完全沈滯，因之政治的動向也就漸次的焦燥而帶了低迷的變調。

在這兒可以不必追溯一九二三年大震災當時的×××，同時也沒有議論田中內閣的堂吉訶德式的反動政治的必要。祇要一看一九三〇年至今年的國會議會，就能很明白的看出這種強行汎繫主義政策的兆徵。這可以說是因為議院內的亂鬥爭件，政黨政治家官僚政客的不正事件頻出而起的。一般人對於議院威信顯著地失墜的一種衝動的現象，同時也就意味着××的一部，已經企劃着廢止議會而斷行汎繫主義獨裁的一種表示。

正像從這種現象也可以看出汎繫主義之企圖一樣，他們從×××××，已經可以預想到戰爭的前兆。現在的滿洲事件，很明白地就是這種傾向的顯現，我們可以很斷定地說，這種武力侵略，祇要一有機會，就會以某種型態，×××××而表現出來的。

這種現象，是單純的×××××××××。在他的發端，即使具備着這樣的要素，但是這種現象，是一定要展開到一種具有政治支配之機構和樣式的政治的階段的。

在此，我們不能將這種事變，單純地看作因為殖民地×××××和正在歿落過程的地主×××××之拼命的聲援而誘致的事態。——例如十月五日在奉天舉行的全滿洲日本人大會的宣言

所說一般的『期望政府毫不遲疑的伸張因爲東北軍閥的不正壓迫而陷于不能進展的權利權益和通商上的權利』——當然，在汎繫主義的前衛中間，也有爲着企求對於××××之優越地位而參加的份子，但是這種運動的指導權，可以說是決不是捏在他們手裏的。

在此，可以說，以滿洲事件爲機契而澎湃地奔流着的汎繫主義之行進，是以下列的條件爲前提的。

第一，這是以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爲信條的普通選舉制度，及以這種制度爲根據的議會政治的急轉的崩壞。這不儘是在道德的頹廢的這種狹義的意味，而是很尖銳地表示着——這種議會政治，現在已經變成了不適用於危機急迫了的時代的資本主義政治運用的機權！

(1) 選舉是浪費的。要彈壓反對派，買收選民那是即使已經有了很洗練了的干涉選舉的方法，但是爲着維持政權，總非化費一千萬乃至二千萬的費用。

(2) 而且，爲着依靠一部分選民的自由意志，非得勉強強強的準備一些非出本心的社會政策和綱領不可。而其結果，還是隨伴着多少的不安。用選舉能否獲得多數這種不安定的事實當做直截

而強力的政治支配制度的基礎，很明白的已經不適當了。

(3) 在院內政治，當着政友民政兩大政黨勢力互相角逐的時候，這種不必定的程度格外增加。即使像現在一樣的民政黨占了絕對多數，反對黨的抗爭，還是相當的討厭。祇要院內的合法性多少的存在，那麼在野黨可以利用拖延時間的演說，有時候還要用暴力的對抗。對於與黨，也有什麼尊重與黨意見以及黨內德謨克拉西等等的麻煩。

(4) 對貴族院，自從政黨政治確立時代（原敬時代）的買收政策以來，差不多已經全被資產階級所征服，可是他們也還常常挑剔短處。同時，對於樞密院一般的第三院，也非敷衍的傾聽他們的封建的議論不可。

(5) 同時，對於下期選舉有直接影響的輿論，雖則是資產階級的輿論，但是，這也是政策專行的一種障礙。

在這些形成日本議會政治之基礎的諸要因裏面，無疑的包含着沓繫政治所不必要的東西。而且，在事實上，選舉祇是買收，××祇是××，政黨祇是盲從，祇是少數首領幹部的獨裁。議會不是根據

討論之結果的多數表決，而祇是預定了的可決和否決。因此，企圖廢止這種事實上祇存德謨克拉西之形骸，早已喪失了內容，而一方面却反足以妨碍汎繫主義之支配的現在全政治機構，可以說是一件非常當然的事情。

尤其是第二，現在日本無產階級革命運動，還未曾成熟。日本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經過了長期間的黑暗時代之後，在一九一八——一九九年之交，雖則表示了急劇的進展，可是當這種運動因為指導思想的汩濫和陣營的分裂而傍徨躊躇的時候，資本主義第二期已于一九二七年告終，而一九二八年已經開始了第三期的時代，因此，這種運動也就未曾發育地停頓下去。在第三期，因為資本的攻勢和政府的彈壓，左翼運動的組織經過了好多次的破壞，可是，社會的底流，很顯著地變成左傾。在此，合法的革命運動，也沒有上期一般的進展。如此，因為將本無產階級運動未成熟而先停頓這種歷史的原因，和現階段的特質，他們沒有充分的力量可以防止汎繫主義化的前進。因此，一九三〇——一九三一年汎繫主義化開始表面化的時候，社會民衆黨的中央部早已表示了對汎繫主義傾向妥協的態度。最近社會民衆黨的巨頭，已經明白地暴露了意識的地汎繫化的傾向。同時，全國勞農大衆黨的

一角，也和社會民衆黨表示了同一的傾向。這種事實，表示了合法無產黨的一翼，已經以一種「派別」自命而轉換到社會汎繫黨的一個適例。更概括地說，這就是無產階級運動還沒有實力抗拒汎繫化的一種表徵。

汎繫化的一般的傾向，因為這種根本的原因而激化。可是，這種汎繫化的本來的推進力是什麼呢？在此，我就碰到了一個對於解決這個問題似乎很有妨礙的問題，不必說，這就是軍閥對外交部的對立的關係。

在這次滿洲事件中間，軍閥對外交，就是強行軍部對幣原外交的對立，非常明白地反映出來。但是，據我的觀察，這兩者決不是世間所看一般的根本的對立。這祇是過渡的資本家政治內部的矛盾。那麼，這樣的矛盾如何地對立着，如何地才能被克服呢？這種對立和克服的過程，才是汎繫主義進行的本質，才是汎繫主義本質究明的道程，爲着要從事實的經緯裏面看取這樣的本質，我非將這種現象的推移敘述一下不可。

二 軍閥與幣原外交的抵觸

不必討究幣原外相的人物，我們也已知他是一個日本資本主義極盛時代的典型的外交官吏。不論在他的觀念形態，不論在他的政策態度，他的兩腳總是牢牢的踏在資本主義還可以保持什麼禮節和外貌的那種規矩上面。這一半是由于他的見解和學識的優秀，可是一方面也是由于他確信着自由主義的，和平主義的外交政策是一條最平坦的道路的原故。同時，外務省（外交部）內部，完全在所謂幣原閥的支配下面，在民政黨內，自從濱口首相以來，也老是站在首腦部的地位。而且，在他背後還有四大企業資本之一的三菱系做了他的資本主義的背景，那麼，所謂幣原外交，當然也不是全無實力的了。

這樣的以大資本家的背景的循規蹈矩的外交，對於和平，貿易的安全，妥當的×××超過利潤，金融投資等等，應該是最適合的了。可是，在現在這種蘇聯五年計畫快要成功，對外貿易將要飛躍到對帝國主義衝突，一方面中國資本主義又有以新興的餘勢來進攻的時候，那麼這種外交方式，必然

的就非變成不切時勢不可。軍閥看不慣這種外交方式；自從滿洲事件勃發之後，不僅表現了二重外交而且實質上表現了軍部外交的這種現象，可以說已經早沒了自由主義的外交方式，而祇有了第三期的外交方式了。

軍部澈底的領導了幣原外交。北大營的攻擊即使可以當作突發的事件，可是（以下二十六字被抹殺）也可以說是積極的進出的一步。而且第二步的（以上十九字被削除）第三步的（以下九字被削除）也由軍部出了主意，可是（以下一行被削除）總之還是因為外相的反對，軍部的屈服，而不會實現。

第四步，就是本莊關東軍司令官的有名的××的聲明。據這聲明的表示，『樹立政權之運動已在各處發生，庶民無不謳歌皇軍的威力，但推戴舊首領的運動，絕無表現，這都是庶民憤慨于積年軍閥之橫暴的結果。』接着說：『欲在奉天城內樹立政權，或私事策動，本司令絕不容許，但對於企圖建設滿蒙在住三千萬民衆共有共榮之樂土的運動，則爲本司令衷心熱望之事也。』同時，對於中國一般人民，他還發出了下面的布告：『日本軍之敵人，祇爲暴戾的東北軍憲，其目的，在澈底的排擊軍閥，

擁護正義人道，救民疾苦，增進民生幸福，凡百民衆，自宜在日本軍保護之下，農士商人各安生業。」這明白地透露了對於××××聲明而××××××××××的消息。這種布告的延長××××××××××，就是第五步的開始。當張學良派的米春霖在錦州組織政府的時候，哈爾賓的張景惠政府，奉天袁金鎧的地方自治政府，黑龍江的萬福麟政府，都表示了動搖，吉林的熙洽政府，甚至悄悄的和錦州政府開始了提携的商議，這就是使軍部將錦州看作「攪亂治安之策源地」而加以攻擊的原因……（以下二行被削除）這件事使將要鎮靜下去的國際聯盟重新鼎沸起來，一方面還使美國政府開始了不直接下手而企圖「喚起世界輿論」的活動。

這種事件，在幣原外交看來，分明是××××××的行動。這使國際聯盟感覺到「日本政府對軍閥失却了統制的能力」，使我們相信了幣原外交已經完全的被軍人打倒。

幣原外相接到了國際聯盟對於錦州事件的勸告之後，據說經過了若槻首相和南陸相的諒解，對聯盟發送了下述一般的回答，就是：日本軍爲着偵察鮮人被殺的事實，爲着保護日僑，爲着保全鐵路的安全，所以派出了偵視的飛機，可是這種飛機遭遇了錦州駐軍的轟擊，日本飛機方才爲着自衛

而投下了炸彈，因此，「這是當然的行動。」如此，幣原外交，已經變成了辯解的職分，沒辦法地對聯盟和美國表示了叩頭百遍的醜態。事件發端以來，不，事件發端本身，已經完全的出于幣原外交的意表之外，軍部的行止，祇是將從來幣原外交的方式打得粉碎，因此，幣原相對內的失却了預防的力量，而祇是迂迴地降格到辯疏的職分。幣原外相曾經老實地說出了××××××××××祇是軍人的行動，而和外務省沒有任何的關係的說話，可是這種明言，也就受了猛烈的攻擊，這可以說是國務大臣該有的心得，但是，從這一件事情，也可證明幣原外交和軍部不是本質的地對立的存在，到現在，已經形成了一種追隨的職分。兩者對立的最大要點，是對於國內政治方針的角逐。與黨首腦部發表了什麼外務軍部乃對立祇限于國內的問題，對外非一致不可的決定（十月十日，同時還對若槻首相提出了融和外務軍務的要求，可以說是對於這一點的表現。）

就是，所謂對滿方針，先在陸軍三長官會議（南陸相，金谷參謀總長，武藤教育總監）（十月八日）決定，然後提交內閣（十月九日）這是值得注意的事實。這種對滿方針，就是包含了事件解決條件，滿蒙諸懸案解決方針，交涉對手，撤兵時期，排日侮日取締方法，對國際聯盟策略，以及對將來保障等

等的全面的政治方策。在此，發見了祇有××××而無××××的我們，也就可以想到祇有××××而無××××的事實。而且，在這方針裏面，關於交涉對手一項，外務省的國民政府對手說和軍部的地方政權對手說，已經有了對立的意見，對於其他細目，當然也難期待雙方的一致。同時，軍部所主張的在地主政權（即交涉對手）成立之前暫取現在姿勢的見解，也和外務省對國際聯盟所回答的儘可能的即時撤兵不能一致。

總之，這種率軍的統帥及運用沒有關係的一般外交方針也由軍部以指導而進行，這，還能說是不表示着軍人獨裁政治之確立過程嗎？（下略）（十一月號改造）

戰挑者——日本

——勞動新聞號外

本篇及下列兩篇，都是勞動者及反帝國主義的青年們所發的傳單。文字雖很淺略，但以極忠實的態度，反對日帝國主義者的對華侵略，以及勞動羣衆應一致聯合作實際的反抗等言論，實爲其他所謂學者自由主義者們所不及。我們讀後，才覺得一切無產階級的勞苦大衆，才是我們真誠的摯友。

九月十九日，全國的一切資產階級新聞，同時的報道着「暴戾的中國兵爆破柳條溝滿鐵線攻擊日本軍隊」「我皇軍立即應戰」的消息。同時他們衆口同聲的主張着「中國應負全責」「日本全係正當防衛」以及「不反國國際信義」的鬼話。

可是事實呢，毫不能遮掩地暴露了日本帝國主義企圖進攻，蘇聯武力支配滿蒙的那種野獸般

的本相。

事前，日本政府經過萬朝報的遮掩，曾將社員長谷川某和海賊江連（這是曾經虐殺過俄國勞動者的流氓）送到滿洲，使他煽動馬賊，做成圈套地幹出了陰謀炸破滿鐵總裁一行乘車的把戲，這就是日本軍閥造成軍事支配之口實的方法。

接着，就是推算萬寶山事變的報復，而虐殺二百多個中國的農工商人。最後，以軍事偵探中村被殺這事當作口實，公然的喊出了『立刻占領關係地方』的口號。這一些事實，明白地可以證明，所謂十八日柳條溝鐵道爆炸事件，祇是日本帝國主義造就了的口實，真真的挑戰者，無可抵賴的是日本帝國主義！

日本帝國主義爲着遮掩他的侵略行動，竭力的宣傳着所謂『正當防衛』。可是事實上全是假話！日本兵不是已經侵入了奉天城市，占領了財政廳，官銀號，銀行，公廳，電報局，郵局，和一切大工場了嗎？日本憲兵不是已經占領市街，用刺刀追逐着革命的工人學生了嗎？這也是正當防禦嗎？

十九日，日本政府召集臨時閣議，聲明了『不使事件擴大』的方針。可是就在他們手裏，事件不斷

地擴大着。陸軍部很快的徵發船隻，命令各船公司準備了三千五百噸乃至六千噸的船隻！

進攻的戰線，已經準備和擴大了！軍事支配，不限于奉天一帶。現在已經展開到長春和間島了。

日本政府，已經不斷地輸送着各地的軍隊。

若槻當首相的時候，曾經秘密地出兵中國，虐殺了革命的中國的工農兵士。當時，日本的革命的工人，和全世界的工人大衆，立刻組織了大衆的反抗。反對干涉中國革命的示威，曾在全國的各地舉行。

將三百五十萬的失業者拋在街頭，拚命的減低工錢，裁減工人，加強勞動，而想將恐慌的全負擔加在勞動者身上的日本帝國主義，想用反蘇聯戰爭和侵略滿蒙戰爭這種非常手段，來尋找他們的出口。不，他們已經這樣的進行着了。

堅決的反對打仗！

拒絕子彈兵器和軍士的輸送！

舉行同盟罷工！

日本人民對東北事件公論

用大眾的示威來反對戰爭，反對白色恐怖！（九月二十三日）

擊退日本帝國主義的滿蒙侵略

——第二無產者新聞號外——

勞働者農民兵士諸君！

日本帝國主義的軍隊，現在已經占領了奉天。因為日本軍部的周到的計畫和挑戰，戰端已于十八日在奉天郊外的北大營開始！動員了遼陽以北滿鐵全沿線區域的日本軍隊，很快的占領了奉天及其他沿線的重要都市，解除了中國軍隊的武裝。同時，還在朝鮮調去了一旅軍隊，又將關東軍司令部移到了奉天。

勞働者農民兵士諸君！

日本的帝國主義布爾喬亞，已經完成了占領滿洲的第一步。他們已經因為他們的敏速果斷的軍事行動而獲得了勝利。可是，這決不是他們所說一般的『正當防衛』也決不是什麼『不幸的突

發事變。」這，很明白的是充分地計畫準備了的，對中日兩國無產階級與勤勞民衆的，反動的挑戰！這是極端野蠻的掠奪者的行爲，這是最可惡的屠殺者的手段！即使，這種事件可以因爲中國×××的政府的妥協讓步而解決，但是遠東的無產階級，決不能看過他們的罪惡，而放棄了對於這種行動的鬥爭。諸君！日本政府，也在表面上表明了希望事件的不致擴大。可是這種表明，決不是表示着他們對於滿蒙掠奪的中止。完全相反！在敵對着的帝國主義強盜國家的監視和被榨取勤勞大衆的反對之下，掠奪者也非裝出一些巧妙的扮裝不可，爲着遮掩更野蠻更無恥的戰爭準備。向滿洲去！向滿洲去！向革命的中國去！向蘇聯去！這，才是已經手裏捏了武器的極東反動盟主的日本帝國主義的進軍的口號！

勞働者農民兵士諸君！

遭遇了未曾有的經濟恐慌而已經瀕于破產的日本資產階級，正在掙扎地尋覓着逃出這種恐慌的出口，可是，資本主義的救濟，除出犧牲和破滅廣汎的被榨取階級，已經沒有了別的法子。那一次戰爭曾經使你們的階級得到了好處？你們所得到的，在內地，不祇是奴隸般的強制勞動，和血一般的

苛稅嗎？在戰地，不祇是砲彈，鮮血，和「名譽」的戰死嗎？

親愛的被榨取被壓迫的勤勞者諸君！資產階級與地主，已經奪取了你們的勞動和麪包，土地和自由了！爲着他們而去打仗，祇能使你們更加吃苦，更加受罪。諸位！你們願意和少數的榨取者及瀕于破產的資本主義一起的破滅呢？還是希望着自動的解放了資本和土地的桎梏，而樹立你們自己階級的勝利呢？

親愛的同志諸君！

你們假使願意救濟你們階級的敵人，願意跑向自身的破滅，那麼你們儘去參加屠殺者的戰爭，儘去爲着他們的祖國而打仗吧！可是，你們假使希望自身的解放和勝利，那麼你們應該堅決地反對他們的戰爭，起來參加反對這種戰爭的爭鬥。爲着無產階級解放的爭鬥，你們才該利用他們發給你們的槍械！諸位！真真的英雄的爭鬥的日子，已經近了！起來！對資產階級和地主的祖國宣戰！起來，和寄生虫屠殺者的祖國的進行着的一切軍事行動宣戰！

在軍需品工業及海陸交通運輸企業工作的勞動者諸君！不要輸送一個兵士到前線去！不要

替你們的敵人製造槍砲和子彈。

在全國工場農村工作的勞働者農民諸君！

失業者諸君！

爲着貫徹你們的要求，立刻開始反戰的罷工罷稅，大衆示威！

在戰線的兵士諸君！

立刻和中國的兵士握手！大胆的和中國無產階級握手！

在全國兵營的兵士諸君！

立刻起來表明，你們誰也不願打仗，誰都反對帝國主義的滿蒙侵略！

營働者農民兵士諸君親愛的同志諸君！

和中國的工農聯合起來，很快的開始革命的連帶的爭鬥！一切軍隊立刻從奉天及其他占領了的都市撤退！撤退在中國和滿洲的日本軍隊！不去送一個軍士到前線去！反對帝國主義日本一切軍事行動！堅決地和帝國主義戰爭的新的危機鬥爭！（下略）（九月二十二日發行）

滿蒙侵略絕對反對

——反帝新聞——

滿蒙侵略，在日本朝鮮滿洲的勞動者農民，是絕大的損害。

九月十八日深夜，日本帝國主義動員了滿洲駐屯軍一萬二千人，朝鮮師團四千人，領事館警察，關東廳警察的武裝官憲二千二百人，武力的占領了全滿洲的重要都市，鐵道，各行政機關，銀行，同時，還占領了中東鐵道沿線的寬城子。（蘇聯在滿重要機關所在地）

最近，因以在奉天被趕走了的張學良政府，又在錦州組織了政府機關，於是日本帝國主義又用飛機拋擲炸彈，將錦州政府炸毀，這樣，日本帝國主義破壞了一切和他自身不利的存在，而將滿蒙全土完全的安放在自己的食桌之上。

將中國兵破壞鐵路，殺害中村大尉，虐殺朝鮮人，迫害日僑，侵害既得權益等口號當作進軍喇叭

滿蒙侵略絕對反對

拼命的鼓吹愛國主義，在勞動者農民兵士中間煽起了戰爭的熱度，一方面又宣傳着什麼『日本軍的敵人祇是民衆的敵人張學良政府，而不是滿洲人民，』和什麼『我軍秩序，整然地維持了滿洲治安，一般人心深致愛戴，甚至有人希望永遠地歸日本委任統治。』這些，都是要將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滿洲這種強盜行爲『正當化』的鬼計。假使他們的鬼話都是可靠，那麼在日本勞動者農民兵士看來，日本帝國主義早已是保護『全國民利益』的活佛，在滿洲的兄弟們看來早已是替他們打倒軍閥的救世主了！可是事實呢，恰恰和他們講的相反！

日本帝國主義在滿洲投下了十五萬萬一千萬圓的資本。可是，不論怎樣講着『爲着全國民的利益，你們非去戰爭不可，』我們還是不能同意。所謂『滿蒙權益』和我們沒有一個大的好處。可是一朝打仗，那是做砲灰的運命都是早已註定在我們勞動者農民和兵士們的身上了！

滿洲的兄弟們真的能夠從軍閥的壓制下面放解了嗎？完全相反，現在，他們已經做了朝鮮台灣的第二，已經身受着二倍三倍的剝削和壓制了。

九月二十二日日本軍佔據了吉林之後，立刻派遣一個大隊，將沒有中國兵營和沒有中國行政

機關的敦化占領。這，因為敦化是××滿洲特委會延邊支部所在地的原故。去年五月以來，領事館警察因為間島暴動，受了很大的損害，此後，爲着掃蕩以敦化爲中心的一萬名以上的××（大部分是朝鮮農民），領事館曾經幾次的向政府要求出兵。這一次占領敦化之後，日本軍很快的和領事館聯絡，逮捕了三十九個黨員。從去年五月以來，這兒逮捕的黨員已在二千名以上。日本帝國主義在他們必要的時候，常常發出使人發笑的『朝鮮同胞被人虐殺』的口號，跟着就講出什麼爲着保護朝鮮同胞而和暴戾的中國軍隊打仗的鬼話。老實講，虐殺朝鮮人的不是中國的敗兵，不是馬賊，而是『有名譽的日本帝國的軍隊！』在東京大地震的時候殘殺了二千朝鮮人的日本帝國主義，現在爲着轉變朝鮮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方向，方才叫出了什麼『朝鮮同胞』，亂嚷着什麼『中國兵虐殺朝鮮人』實在呢，一方面煽動朝鮮人排華，一方面虐殺朝鮮人的就是日本帝國主義自己！

爲着擁護『帝國權益』而侵略滿蒙，這事不儘對於日本朝鮮的農民勞動者兵士沒有一絲一毫的好處，而且是日韓中三國勤勞民衆的最大的毒害。對於什麼『爲着全國民的利益』和『舉國一致』那些帝國主義者的鬼話，千萬不要上當。

日本帝國主義竭力的想要遮掩他們計畫的地準備了的侵略行動，所以不怕差的講出了許多騙孩子的說話。譬如什麼『不是戰爭而是事變，』『不會出兵，所以無從撤起，』乃至『這是不得已的自衛手段。』可是這次出兵滿洲，祇要一看下述的幾種事實，就可以知道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滿洲的準備，已經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了。

一、田中內閣本來打算乘着炸死張作霖的時候進占滿洲，可是因為日本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內部對立，而不會實現，這也就是田中內閣倒台的原因。這一次呢，事變爆發之前，若槻首相和南陸相爲着對華問題曾經會過西園寺公爵，南陸相更和關西實業界以及其他方面有過接洽，在此，我們可以知道日本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對於武力侵略滿蒙，大概意向已經一致。

二、事件發生之前不久，滿鐵總裁，朝鮮總督均有更動。前參謀總長鈴木並會親至滿洲視察。

三、奉天特務機關長土肥原，張學良軍事顧問柴山均被召回日。等他們兩個由東京回到奉天，事變立刻開始。

四、事前，軍部早已借萬寶山事件，中村事件，對日人暴行事件等等題目，努力的宣傳日人生命

財產的不安，煽動愛國心，而預先做好了『國論概一』的工作。

五、十八本晚間最初和中國兵衝突而佔領了北大營的奉天獨立守備隊長島本中佐，是狼早之前就專門地研究『以最少兵力佔領奉天之戰術』的人物。

六、十八日奉天守備隊已經命令滿鐵庶務課預備軍用車輛。

我們所知道的，祇是很少的一部，可是從這一部分材料，我們已經很明白地可以知道日本帝國主義是如何的早已準備着了。（十月二十日發行第十號所載）

日本人民對東北事件公論